

中文摘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受日本文学影响之深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我们离开日本文学来讨论和研究中国文学，恐怕所得出的结论会有片面性的嫌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舍弃日本现代文学，我们将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更何况关于中日文学关系方面的研究历来就是中国学术界探讨的重点对象之一。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课题研究尚存不足。因此，本文将采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方法，借助大量文献资料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对这一时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展开分析和论述，考察中国左翼文学如何参考和借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以及这些参考、借鉴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等问题，来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国内外同类课题的研究概况，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方法及思路，并对相关定义及概念做出界定和说明。第一章首先介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既得成就，其次概括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然后细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具体论述，其中二三十年代（1920-1936年）和“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这两个阶段是译介的高潮时期，其译介状况将作为重点论述对象，并采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来重点分析“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时期的译介状况。第二章先概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然后分两大节进行论述：第一节将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中抽取三位代表性作家即叶山嘉树、宫本百合子、小林多喜二，来分析其研究现状；第二节将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中抽取两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即青野季吉和藏原惟人，来分析其研究现状。第三章将详细论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第一节从文学团体来反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第二节将对近几年在日本出现的“《蟹工船》现象”进行考察。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脉络的整理、回顾和总结，反思论文的不足之处，重新审视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必然性及潜在的普世价值。

关键词：无产阶级文学 小林多喜二 左翼文学 藏原惟人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Chinese Literature was influenced by Japan's literature deeply in the 20th century. I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is based on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conclusion will be more comprehensive. To some extent, we can't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rrectly if the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is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at's more, the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in Chinese academic field.

The research data shows that, there were not much previous research studies concerning the spread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in China between 1920s and 1930s. This thesis conducted literature review using influence study method to summarize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then the author analyzed and illustrated the impact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on Chinese left-wing literature.

The thesis is composed of five parts. The introduction summarized the relative research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proposed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introduced the thesis structure and defined some relative concepts. Chapter one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ly, it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route and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Secondly, it summarized the situation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discussed from five stages, among which the translation climax phases were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1920-1936) and "17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China" (1949-1966), whose translation situation was the key point of discussion. And the translation status of "17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China" was analyzed by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manipulation theory. In chapter two, it first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wo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analyzed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namely, Yoshiki Hayama, Yuriko Miyamoto and Takiji Kobayashi.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writers of Sukekichi Aono and Korehito Kurahara, who were the two important literary theorist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on China in detail, which was also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primary section

summarized its impact o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aspect of the literature group; and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d the “The Kanikosen Phenomenon” appeared in Japan recently. The last part was the summary of the whole thesis, which reviewed and concluded the thesis, stated the limitation, and examin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potential universal values of th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Key Words: Proletarian Literature, Takiji Kobayashi,
Left-wing Literature, Korehito Kurahara

目录

致谢	i
中文摘要	ii
Abstract.....	iii
绪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状况	2
(一) 国内有关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译介的研究状况	2
(二) 国内有关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研究状况	2
(三) 日本国内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研究状况	3
三 本文涉及的主要理论概念	5
(一) 相关概念界定	5
(二) 操纵理论	7
第一章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9
第一节 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9
第二节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研究	13
(一) 二三十年代(1920-1936年)的译介状况	13
(二) 战争时期(1937-1949年)的译介状况	17
(三) “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的译介状况	18
(四) “文革时期”(1966-1977年)的译介状况	22
(五) 新时期以后(1978年至今)的译介状况	22
第二章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研究	24
第一节 关于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状况	24
(一) 叶山嘉树的研究状况	24
(二) 小林多喜二的研究状况	28
(三) 宫本百合子的研究状况	32
第二节 关于重要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的研究状况	35
(一) 青野季吉的研究状况	35
(二) 藏原惟人的研究状况	38
第三章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42

第一节 从文学团体反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42
(一) 后期创造社对“福本主义”的接受和认同	43
(二) 太阳社对藏原惟人理论的接受和借鉴	47
第二节 “《蟹工船》现象”考察	50
结语	56
参考文献	58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出现“复活”的迹象，引起日本国内外瞩目。自2008年以来，日本国内出现了“《蟹工船》现象”或“小林多喜二现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1933)于192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蟹工船》在日本再度畅销，日本报纸、电视台对《蟹工船》的畅销给予了广泛报道。小林多喜二的研讨会于200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这个现象当然也引起了中国出版界的注意。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于2009年由译林出版社再版，此次推出的版本是著名翻译家叶渭渠于1973年重新翻译的，叶先生还写了长达27页的译本序。

其实，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左翼文学就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6年1月9日至10日在汕头大学举行了“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王富仁教授曾在开幕式上发言指出：“左翼文学经历了一个从高潮到低谷，又从低谷中走出来的过程，是中国现代研究的新趋势，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¹

时隔多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重新引起日本国内外的瞩目，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自然也受到了“小林多喜二现象”这股热潮的影响。为了探明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研究得并不充分，在中国知网上尚未发现同类课题的硕博论文。基于这些原因，本文将采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方法，借助大量文献资料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并对这一时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展开分析和论述，考察中国左翼文学如何参考和借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以及这些参考、借鉴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等问题，来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明确由何时兴起，虽然在日本国内有不同的意见，但在中国学术界认定由1921年《播种人》杂志的创刊开始，基本上已成为定论。因此本文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范围具体限定为1921至1934年。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及文献，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但由于各种原因，当时中国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动借鉴和参考时无法辨别是非良莠，但总的来说，

¹ 庄园：“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第24页。

这对以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不断走向成熟是非常有利的。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标题及正文中所出现的“中国”或“国内”均指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不在论述范围之内。

二、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状况

（一）国内有关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译介的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对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译介情况介绍的最为详尽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作者在书中部分章节如第二章的第二节、第八节、以及第四章的第三节，分时期对二十世纪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各个时期的翻译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虽说是翻译史，但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孤立地只讲翻译，还涉及不少关于日本文学的研究和评介史的内容。

另外，在一些翻译史著作中，如查明建、谢天振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以及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等，在分阶段介绍各个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情况时，也会论及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情况。

（二）国内有关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研究状况

“CNKI 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收录的相关文献，截止 2012 年 12 月，涉及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共有 65 篇左右，研究视角也主要集中在对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本人的研究、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及其运动本身的研究、以及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整体来看，国内专门介绍或研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著作很少，目前发现的仅有：作为内部教材使用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鲁迅和日本文学》（陈秋帆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印，1980 年 1 月出版）和《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1921-1934》（刘柏青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 年 10 月第一版）等。

另外，国内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学者对日本文学的研究著作中，主要有：《王向远著作集》第五卷《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宁夏出版社，2007 年）第一章第七节“普罗文学”中，从比较文学角度考察了中日普罗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主要就中日普罗文学的起源及作者的阶级出身、理论斗争、创作实践这三个

方面对中日普罗文学进行了比较；方长安著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一书中，第七章“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换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日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论证和解说；严绍璁、中西进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中的第六章第三节“左翼文艺的交流——‘纳普’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也有展开论述。

除上述提到两个方面之外，在国内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的著作中，有的也会分章节探讨中国左翼文学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等。如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著作中，在第二章“创造社前后期转变与日本福本主义”和第三章“太阳社与日本‘新写实主义’”中，阐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还有陈红旗的《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1923-1933》（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此论著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中第二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主体体验”的第二节“关于‘日本体验’”也有部分提到，作者从革命倡导者们的主体体验出发，论证角度新颖。国内类似这样的著作还有不少，这里不再逐一赘述。

（三）日本国内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研究状况

在“CiNii 日本论文数据库”搜索页上输入日文关键词「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进行搜索的话，统计结果显示：截止 2012 年 6 月，此数据库收录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论文共 476 篇。而进入 2001 年以来，发表论文有 149 篇，约占论文总数的 30%。其中，从 2001 年到 2005 年有 32 篇，从 2006 年到 2012 年 6 月，有 117 篇，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在日本国内正逐渐升温。这 100 多篇论文基本上都是对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日本国内既有对有名作家如小林多喜二、叶山嘉树、宫本百合子等人的研究，也有对无名作家如村山知义、谷口善太郎等人的研究。

近年来，日本国内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主要著作有：2011 年 11 月 27 日，由岩波书店出版川西政明著的《普罗文学的人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人々』新・日本文壇史 第 4 卷），可以说是从侧面来研究无产阶级文学。本书描写了多喜二的恋人・田口タキ与妻子伊藤ふじ子、藏原惟人与中野重治的论争、重治妹妹——中野铃子的曲折人生、壶井荣的恋爱与德永直的不和等，揭开了普罗文学与生活在其

周边的人们的真相。

2010年5月，由勉诚出版的棚泽健著的《所以无产阶级文学》（笔者译，原名为『だからプロレタリア文学』），严格选择了无产阶级文学的17篇名作，这17篇作品呈现了当前日本社会的劳动状况，并附有详细的解说，以及作者介绍等，将无产阶级文学与当前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浦西和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著书颇多。如他与他人合编的《叶山嘉树全集》全6卷、以及收集了从1971年到1983年十三年间的18篇论文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还有《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书目》将大正以来从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的作家作品，以及从明治到1945年的全部著作（诗集、联句集除外）均收集在内。此外，浦西先生还监修了《新无产阶级文学精选集》全20卷（『新プロレタリア文学精選集』）已于2004年6月1日由YUMANI书房（ゆまに書房）出版发行。此丛书精选了现在刊物上难以读到的非常珍贵的著书，通过对人们长期忽视的无产阶级作家及作品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这不仅对无产阶级文学研究，而且对理解近现代的流程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力作。

此外，由平野谦、藏原惟人、小田切秀雄、竹内好负责编纂的丛书《日本普罗文学大系》（『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大系』）全9卷，由日本三一书房（三一書房）在1968-1969年间发行的，收纳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母胎和诞生、运动抬头时代、运动成立时代、运动开花的时代、镇压和解体的时代、转向和抵抗的时代——6个阶段的重要资料，且附有详细的解说和年表，对研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村新太郎著的《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原名《物语日本近代文学史》），作者对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高度重视，书中以较多篇幅对此加以论述。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为卞立强、俊子，于1986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知：虽然日本国内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且与中国相比，其研究范围、研究角度也更为广泛、全面，但目前从比较文学角度来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1921-1934）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相关专著及论文非常少见。

三、 本文涉及的主要理论概念

（一）相关概念界定

在正文开始之前，首先有必要对本论文中出现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左翼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简称“普罗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相关概念做一下界定。倘若首次碰到这么一批相似概念的话，确实会让人不知所措，不知这些名词究竟意指何物。

其实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叫法。如“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第四阶级文学”、“新兴文学”等。当中国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将其引进到中国时，正如中国学者林伟民在其《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景这边独好”的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崛起。一时间，“普罗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琳琅满目地涌现在文坛。这些时髦而又繁多的新名词、新概念，无疑是一种文学的时尚，但这时尚的背后却无法掩饰倡导者们理论上的贫乏与缺憾。¹

先说明一下“普罗文学”的含义。《文学百科大辞典》的解释如下：

“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是英语“Proletariat”（普罗列塔利亚）译音的缩写。“普罗文学”是左翼作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避免反动派注意而采取的译名，主要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文学。“普罗文学”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被正式提出，至1930年“左联”成立后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²

接下来是关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界定。国内学术界有三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

针对这几个名词之间的区别，林伟民在他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左翼文论中，从字面意思上看‘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两组名词是经常互用的。

¹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23页。

² 胡敬署、陈有进、王富仁等主编：《文学百科大词典》，北京：华龄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503页。

但是，实际上仍然有一个认识与调整的过程。”¹

徐瑞岳、李程骅二位在其论文《试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道路》（《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中，从历史事实出发，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新的界定。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内容是各有侧重的。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学体系，无产阶级文学是在发展中走向成熟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消化吸收的如何，决定了它在二十多年的历程中分为“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及“大众文学”三个阶段。“革命文学”时期是发生期，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大众文学”是发展期。（中略）……当国共两党破裂了合作关系、革命文学论争之后，这时的“革命文学”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至于“左翼文学”，是“左联”成立之后才有的名称，即是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可见，我们过去长时间习惯于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称，既不准确，也不符合新文学的历史事实。特别是“革命文学”，概念极不确定，是绝不能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中略）……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称为“左翼文学”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略）……可见，无论是“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都是无产阶级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当然，还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如方维保在其著书《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中，对“左翼文学”的关键词如“左翼”与“革命”、“左翼文学”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推本溯源式的考察。他指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左翼’的本质就是‘革命’，当然‘左翼’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革命’的代名词。”²关于“左翼文学”，作者在书中进一步指出：

左翼文学开始称为“革命文学”，只是到了左联成立前后，才有“左翼文学”的称谓。从本质上来说，左翼文学就是革命文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是“普罗纳塔尼亚（proletariat）文学”（简称普罗文学），它是与布尔乔亚（bourgeois）文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

¹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26页。

² 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5页。

学) 相对立的。¹

关于此问题,当然也有别的观点。著名中日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先生在其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中谈到左翼文学时是不做区分的。他指出:“左翼文学,又称‘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第四阶级文学’、‘新兴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等,是二十年代在苏俄兴起,三十年代波及了整个世界的文学思潮。”²在另一部著作中,他将“革命文学”备注为早期普罗文学。³

由以上观点来看,问题的分歧关键在于对“左翼文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左翼文学”一词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国内学者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将“左翼文学”限定为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1930年成立到1936年解散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这是狭义的“左翼文学”;而广义的“左翼文学”,此处借用学者方维保的观点可以表述为:

“看作是20世纪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另外一个名称,用它来指称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20年代到8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有关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甚至包括那些在80年代对左翼的红色意识形态表分歧但实质上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创作活动。”⁴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更倾向于从广义上来理解“左翼文学”这个概念,与方维保观点一致,本文中出现的左翼文学均指的是广义上的“左翼文学”。

(二) 操纵理论

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无论出于什么意图,所有的改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对文学的操纵。改写就是操纵,为权力服务,就其积极方面来说,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变革。”⁵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详细表述体现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他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

¹ 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3页。

²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15页。

³ 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五卷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72页。

⁴ 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6页。

⁵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7.

和赞助人（Patronage）这三方面的限制。

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诗学形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原型、情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旦诗学形态形成，就会在文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约束其必须取得社会认同。¹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在一定诗学因素的制约下进行和开展的；意识形态主要指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一部翻译作品若要进入译入国的社会文学体系中，就必须受到相应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标准的制约；赞助人通常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地位三个基本要素，可以是宗教集团、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等，也可以是个人势力。赞助人通常以不同的形式组合并互相作用，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出版，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来说，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考察第一章第二节中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的译介状况时，将会运用操纵派三要素理论作为论述的理论依据。

¹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Routledge,1992,p.26.

第一章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种国际现象，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萌芽，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意识的勃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左”倾，此时到达高潮，从而风靡全球，史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在这股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中，中国深受苏联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正确或谬误，都明显被打上苏联及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烙印。作为无产阶级文学传播的大本营，苏联对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途径有两个，分别是“苏联→中国”和“苏联→日本→中国”。就流量和影响结果而言，后一种传播途径则更为重要。

在系统梳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之前，本文首先介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及既得成就。

第一节 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矛盾日趋激烈，阶级斗争也不断激化。在当时的日本文学界中，有人提出了“民众艺术论”，并且产生了“民众诗运动”。

1916年8月，早稻田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本间久雄发表了《民众艺术的意义及价值》一文，对“民众艺术论”的具体含义做出了阐释。他从重视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出发，主张应该有民众自己的文学艺术，而且这种艺术是由民众自己创造的。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许多人撰文参加讨论，当然讨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意见上的分歧。

一方面，1918年4月，加藤一夫发表《民众艺术的意义》，后来又发表了《民众艺术的出发点和目标》等文章，认为民众艺术的意义就在于从民众中发掘出真的人性的自觉，并把它艺术地表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同年7月，大杉荣发表了《民众艺术的技巧》，把群众限定为平民劳动者，所谓民众艺术就是平民劳动者表现自己的艺术，是一种新兴阶级的艺术。1920年，中野秀人在大杉荣主张的基础上，发表了《第四阶级的文学》一文。该文章对过去讨论中对于“民众”一词含混暧昧的理解，明确提出第四阶级文学即无产阶级艺术。这样一来就划清了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的界限。

从“民众艺术论”到明确提出“第四阶级文学”的口号这一过程，可以看成是后来兴起的大规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前奏。接着，在社会矛盾冲突中产生了日本“工人文学”，这与工人运动的高涨是分不开的。工人阶级此时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力量不断在壮大。他们在要求具有政治、经济上的权力的同时，也要求用文学来表现自我。正是适应了阶级的要求，工人和下层劳动者出身的作家登上文坛，发表了一批反映工人生活与斗争的作品。其中博得好评的有宫岛资夫的小说《矿工》（1916）、宫地嘉六的小说《煤烟的气味》（1918）、《一个工匠的手记》（1919）、平泽计七的小说和戏剧集《创作劳动问题》（1919）、细井和喜藏的纪实文学《女工哀史》（1924），揭发了资本家残酷的剥削，表现了工人群众愤怒的自发反抗，引起文坛的重视。1919年3月，《劳动文学》与《黑烟》两种工人文学杂志同时创刊。“工人文学”可以视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前身，对逐渐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1年2月，在秋田县土崎町由小牧近江、金子洋文、今野贤三等人创办了杂志《播种人》，在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举起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但出到第三期就因为经济原因而停刊，称为“土崎版”《播种人》；大约过了半年多时间——1921年10月在东京再次出版《播种人》，面貌焕然一新，阵容也有所加强，除旧同人之外，佐佐木孝丸、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前田河广一郎、山田清三郎等先后加入，称为“东京版”《播种人》。平林初之辅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在《群众艺术的理论和实际》（1921）、《唯物史观和文学》（1921）、《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1922）中，指出明治维新以来的文艺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利害与利益仇视，权利与权利对峙”。

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方发生大地震，社会动荡，人心涣散，天皇政府借机镇压革命活动，许多进步人士被逮捕，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工人作家平泽计七等惨遭不幸……许多刊物被迫停刊。《播种人》在1924年1月刊出最后一期《帝都震灾号外》之后也宣告停刊，文坛上一时万马齐喑。

虽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到很大打击，但并没有因此消亡。1924年6月诞生了一个更富有革命性的新文艺刊物《文艺战线》。但因经费问题勉强出了八期就难以支撑下去。后来经过山田清三郎等人的多方奔走，经费问题得到了解决，于是他们重振旗鼓。1925年6月，《文艺战线》得以复刊，影响不断扩大。其周围还有一些左翼刊物《解放》、《原始》、《战斗文艺》等和它呼应。

1925年12月6日，以《文艺战线》为中心建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简称

“普罗艺”)，并通过了联盟的《纲领》和《行动纲领》，结成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革命艺术家的统一组织。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各种思想的影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断发生变化。1926年11月，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召开第二次大会，开除了秋田雨雀、小川未明、江口涣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中西伊之助、村松正俊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被迫宣告脱离联盟。与此同时，联盟又先后吸收了黑岛传治、藤森成吉、藏原惟人等一批新盟员。这次会议将联盟改组为无产阶级艺术联盟。

这一阶段在理论批评方面，青野季吉对于整个运动及创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发表一系列论文：《“调查”的艺术》(1925)、《文艺批评的一种新类型》(1925)、《外在批评的典范》(1926)、《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1926)、《再论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1927)等。特别是他的“目的意识论”对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

创作方面，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其中成绩最大的是叶山嘉树，写有小说《卖淫妇》(1925)、《水泥桶里的一封信》(1926)、《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等。此外黑岛传治也很有名，作品有小说《二分钱铜币》(1926)、《猪群》(1926)、《雪橇》(1926)、《盘旋的鸦群》(1928)等。

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改组后，在福本主义“分离结合论”的影响下，在联盟内部，围绕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论战，最后导致联盟的分裂。1927年6月，叶山嘉树、青野季吉、林房雄、藤森成吉、藏原惟人、金子洋文、黑岛传治、山田清三郎等宣布脱离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另组成劳农艺术家联盟(简称“劳艺”)，把《文艺战线》也带了出去，因此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又另外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无产阶级艺术》。同年7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即《一九二七年纲领》，对日共山川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福本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反对山川主义的作家藤森成吉、林房雄、佐佐木孝丸、山田清三郎、藏原惟人等四十多人退出“劳艺”，于1927年11月成立组成前卫艺术家同盟(简称“前艺”)，并创办杂志《前卫》。至此，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形成了“普罗艺”、“劳艺”、“前艺”三足鼎立的局面。

1928年1月，藏原惟人在《前卫》上发表文章《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新阶段》，呼吁各个左翼文艺团体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年3月13日，“日本左翼作家总联合”宣告成立。但成立的第三天，即3月15日，日本天皇政府对日共及其他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和逮捕，这就是“三·一五”事件。为了更有力地向天皇政府反击，3月25日“普罗艺”和“前艺”合并，组成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

“纳普”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形成高潮，它的机关刊物《战旗》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

1928年12月，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召开临时大会，通过了改组“纳普”，然后分别成立各个部门联盟的决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改成为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仍简称为“纳普”。1929年2月10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成立。在“纳普”成立前后的一段时期，藏原惟人的理论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文章有：《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新阶段》（1928）、《作为组织生活的艺术和无产阶级》（1928）、《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1928）等。

“纳普”时期的创作非常繁荣，大批文学新秀成长起来。小林多喜二发表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蟹工船》（1929）、《不在地主》（1929）、《党生活者》（1933）等许多优秀作品；德永直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1929），描写了日本无产阶级有觉悟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塑造了站在罢工斗争第一线的革命者的形象，该小说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一起，被称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双璧；中野重治的小说《早春的风》（1928）、《阿铁的故事》（1929），描写工农的斗争及其觉醒；村山知义的剧本《暴力团记》（1929），取材于中国的“二·七”大罢工，描写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此外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桥本英吉、藤森成吉等人的创作，在“纳普”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纳普”处于对立状态的“劳艺”派作家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叶山嘉树、黑岛传治、细田民树、前田河广一郎等创作的小说或戏剧，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

无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和文学的日益繁荣，引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仇恨。天皇政府一方面扩军备战，企图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另一方面对国内的革命运动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1929年，强行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并于4月16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六”事件，“纳普”作家被捕，受到严重打击。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形势，1931年11月，在“文艺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纳普”改组成“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克普”），“纳普”同时宣告解散。

“克普”的存在给统治势力带来极大的威胁，当局开始对整个文化运动进行全面镇压。1932年3至4月，“克普”的一大批无产阶级作家被捕，其中包括藏原惟人。次年2月20日，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虐杀。1933年6月，日共中央领导干部佐野学、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告共同被告同志书”，宣布“转向”。随后，被捕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作家宣告转向，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进入退潮期。1934年2月22日，无

产阶级作家同盟发表解散声明，宣告解散。至此，历经13年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最终完全瓦解。

第二节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研究

根据本文的主要参考书目和“CNKI 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收录的相关文献，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从整体上看呈阶段性特征，本文将分为五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这五个阶段分别为：（一）二三十年代（1920-1936年）的译介状况；（二）战争时期（1937-1949年）的译介状况；（三）“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的译介状况；（四）“文革时期”（1966-1977年）的译介状况；（五）新时期以后（1978年至今）的译介状况。从译介的范围来看，主要涉及叶山嘉树、德永直、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等主要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以及对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重要文学理论家及其文学理论进行译介。其中（一）二三十年代（1920-1936年）和（三）“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这两个阶段是译介的高潮时期，将会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并采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来分析“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的译介状况，研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因素究竟在翻译过程中起着怎样的制约作用。下面将结合中国各个阶段的社会背景按年代发展顺序分阶段进行详细论述和说明。

（一）二三十年代（1920-1936年）的译介状况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苏关系断绝，两国的文学交流因此受到阻碍。加上“革命文学”的最初的倡导者，是刚从日本回国的、深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影响的创造社的成员，因此，中国的左翼文学主要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作家作品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也有相当数量的译介。中国左翼文学与日本无产左翼文学的关系，除了两国作家有着密切的来往和友谊，中国作家受到日本作家的直接影响之外，翻译则是一个最重要的纽带。可以说，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上，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是日本左翼文学理论和左翼文学作品翻译的全盛时代。¹

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国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重点译介，这在日本整个文艺理论的译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形成了译介日本无产阶级文论的

¹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55页。

高潮。被译介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主要有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

平林初之辅（1892-1931）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初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他在《播种人》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无产阶级的性质、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理论极富有指导性。如他基本上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坚持文学艺术的时代性、社会性和阶级性，并把文学艺术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工具，他还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此时期中国翻译他的主要著作有：林骥翻译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其适用》（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方光焘翻译的《文学及社会学的研究》（大江书铺，1928年）、陈望道翻译的《文学与艺术之技术的革命》（大江书铺，1929年）。但这三种著作似乎都不是平林初之辅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平林初之辅于1922年在《播种人》第9期发表的《文艺运动与工人运动》，可算是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早期所碰到的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均作了回答，文艺运动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文艺运动与革命的关系也作了清楚的回答，他在这篇文章中，还第一次使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一术语。

青野季吉（1890-1961）是继平林初之辅之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重要的理论指导者。他的主要文章有《“调查”的艺术》（1925）、《文艺批评的一种新类型》（1925）、《外在批评的典范》（1926）、《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1926）、《再论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1927）等。特别是1926年9月发表的《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标志着青野季吉的理论活动达到了一个高峰，这篇文章也成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第二战斗期”（1925年6月-1926年11月）的标志，对中国左翼文学影响很大。李初梨就写过一篇与青野季吉这篇文章标题几乎完全相同的文章《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将青野季吉的理论运用到中国。青野季吉的著作在中国有陈望道翻译的《艺术简论》（大江书铺，1928年）等。

藏原惟人（1902-1991）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他曾留学苏联，精通俄文，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译成日文。鲁迅当时从日文转译的一些俄文著作，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就是以藏原惟人的译本为底本的。藏原惟人的理论得到了太阳社的认可，被迅速译介到中国文艺界。太阳社成员林伯修是最早译介藏原惟人的人，他最先将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的路》译出发表在《太阳月刊》上，也是“新写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正式传入。藏原惟人影响较大的论文

主要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运动的新阶段》（1927）、《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与无产阶级》（1928）、《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又译为《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路》、《到新写实主义的路》，1928）、《为艺术理论的列宁主义而斗争》（1931）等。太阳社刊物《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1930年5月）发表了藏原惟人的《关于艺术作品的评价》；1930年，现代书局还出版了署名“之本”译的藏原惟人的论文《新写实主义论文集》，收录了上面提到的大部分文章。可以说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选择最精当的藏原惟人的文论集。¹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的文论家之外，中国还译介了其他重要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论家。如鲁迅译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大江书铺，1929年）、毛含戈译大宅壮一的《文学的战术论》（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廖宓光译森山启的《文学论》（上海读者书店，1936年）等。此外，也有日本无产阶级文论的译文集的出版。如冯宪章编译的《新兴艺术概论》（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选译了青野季吉、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等十二人的十二篇文章；王集丛编译的《新兴艺术概论》（上海星垦书店，1930年），选译了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四人的四篇文章；胡行之编译的《社会文艺概论》（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选译了藏原惟人、加藤一夫等四人的六篇文章。

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作品中，本期译介的重点作家有叶山嘉树、秋田雨雀、金子洋文、平林泰子、林芙美子、林房雄、藤森成吉、中野重治等。其中大多数作家都有小说集翻译出版。

叶山嘉树（1894-1945）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作家，由于他的出现，迫使日本旧文坛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被公认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最初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作品。其作品在1930年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出版，一部是冯先章译的《叶山嘉树集》，收入《没有劳动者的船》、《卖淫妇》、《印度鞋》、《坑夫的儿子》、《士敏土桶中的信》、《港街的女人》、《苦斗》等7篇，由上海现代书局于1930年5月出版；另一部是张我军译的《卖淫妇》，收入《卖淫妇》、《离别》、《洋灰桶中的一封信》、《没有劳动者的船》、《山崩》、《跟踪》、《樱花时节》、《浚渫船》、《天的怒声》、《火夫的脸和水手的脚》、《捕鳃》等11篇，由上海北新书局在1930年7月出版。前一部在1933年11月又以《叶山嘉树集》为名由上海现代书局再版。然而，叶山嘉树最重要的作品《生

¹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77页。

活在上的人们》在当时没有被及时翻译过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在本期的翻译选题中，女作家平林泰子（1905-1972）和林芙美子（1904-1951）受到格外重视。1929年，沈端先编译了平林泰子短篇小说集《在施疗室》（上海水沫书店），收入《抛弃》、《在施疗室》、《嘲》、《生活》4篇。后来，此书又以《平林泰子集》为名，于1933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但增译了《新婚》、《足音》2篇，译者仍是沈端先。林芙美子在30年代也有两部作短篇小说集翻译出版，一是崔万秋翻译的《放浪记》（上海新时代书局，1932年），另一个是张建华翻译的《枯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

中国在三十年代中译介最多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是林房雄（1903-1975），这令人感到意外。在三十年代初，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了林房雄的作品集。如石尔译中篇小说《都会双曲线》（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林伯修译短篇小说集《一书古典的情书》（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林伯修译《林房雄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楼适夷译《林房雄集》（开明书店，1933年）。到了抗战时期，又有三个译本出版或再版。这样的翻译数量，恐怕在其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中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呢？王向远给出的解释非常具有合理性，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中国左翼文坛上的许多人，一方面理性地、有意识地批判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另一方面对林房雄的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又有一种不自觉的欣赏和共鸣吧。在日本真正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作家，如小林多喜二那样的作家作品，很少译介（只在1930年译了他的小说《蟹工船》），却大量地翻译着林房雄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中国左翼文坛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译介中的一种偏颇。¹

而此时期中国对小林多喜二作品的译介，与译介林房雄的热闹场景相比要冷清得多。这一时期仅出版了他的两部小说：一是由潘念之译的中篇小说《蟹工船》（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二是杨骚翻译的、由上海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安子》在30年代也有译本。

中野重治（1902-1979）是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此

¹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69至170页。

时期也有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即尹庚编译的《中野重治集》（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其中收录了《老铁的话》、《初春的风》、《看樱花·送报的人》、《年轻的人》以及《砂糖的故事》等5篇。

在戏剧家中，中国对秋田雨雀的作品译介得较早。1929年，田汉翻译了他的独幕剧《围着棺的人们》，由上海金屋书店出版。翌年，巴金以“一切”为笔名，自世界语翻译了秋田雨雀的戏剧集《骷髅的跳舞》，与另外两个剧本《国境之夜》、《首陀罗人的喷泉》合集，以《骷髅的跳舞》为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以上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状况。接下来要分析的是战争期间（1937-1949年）中国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状况。

（二）战争时期（1937-1949年）的译介状况

在第一节介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轨迹之时，曾提到1933年之后，无产阶级作家在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被抓进监狱，其中被捕的绝大多数作家发表所谓“转向”声明，即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拥护军国主义的“国策”。服从者即被释放，否则将被继续监禁摧残。意志坚定的小林多喜二，竟被东京特高警察殴打致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作家被迫违心地宣布“转向”，如中野重治、岛木健作等，但更多的作家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改造，从极左“转向”极右，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如片冈铁兵、林房雄、龟井胜一郎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此时国内的社会政治环境、时代主题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之间的文学关系随之出现重大转折，战争打破了原本正常的中日文学交流。在这种情形下，此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二三十年代的许多日本文学翻译家，陆续加入到了抗战队伍中，不能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战乱打破了文人们安逸的读书生活，许多出版社、印刷厂已被战火烧毁，出版能力和读者市场不断萎缩。日本的入侵改变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整体印象和态度，战争使当时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日本产生强烈的敌对情绪，因此他们面对来自敌国的文学作品，再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心平气和地阅读。

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出现了一个转变，首先体现在总体数量的骤然减少，“从1937年7月，到1949年底，整整八年抗战时，加上中国三年的内战，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本只有五十来本，平均每年不到七本。发表在杂志上的译

文也同样大幅度减少”¹；其次是对于如武者小路实笃、林房雄、佐藤春夫等与日本军国主义同流的作家，译介几乎或完全停止；第三是对于侵华文学和反战文学译介的增多，前者体现在对石川达三（1905-1985）的《活着的士兵》、以及对火野苇平（1907-1960）的《麦与士兵》的译介等，后者体现在对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作品的大量译介。

鹿地亘（1903-1982）是日本有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被日本当局逮捕，于1935年保释出狱。1936年他携夫人逃亡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抗日反战宣传活动，曾得到鲁迅等人的帮助。他还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组织，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了特殊贡献。1938年，中国就推出了他的两部政论、短评文集《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作品》（衣冰编，新国民书店）和《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汉口现实社编，现实出版社）。1943年，又推出他的两部报告文学集，一部是日记体长篇报告文学《我们七个人》，沈起予译，重庆作家书屋出版。1945年又由上海作家书屋以《叛逆者之歌》为书名重新出版；另一部是通讯报导集《寄自火线上的信》，张令澳译，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译介也相对较少。只有卢任均编译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乡下姑娘》，选译了藤森成吉、黑岛传治、德永直、洼川稻子、立野信之、平林泰子等无产阶级作家的九篇小说。另有张大成译的藤森成吉的剧本《马关和议》（上海新生命社，1940年）、胡风翻译的须井一的中篇小说《棉花》（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年）等。

（三）“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的译介状况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状态，时代风云变幻莫测，没有形成统一的、长期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因此，在1949年之前，文学翻译活动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事情，选材也基本上是民营出版社及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市场需求等来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促进翻译文学的竞争与繁荣，但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选题上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管理，导致重译、抢译甚至滥译的现象。在本章第一节有提到过，日本著名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在二三十年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想必有这方面的原因存在。建国后，中国的文学翻译进入到了一个新

¹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73页。

的阶段。国家机关开始对翻译出版工作进行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管理，因此这一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一元化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决定性的主导统治地位。文学翻译在文学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从“建国十七年”一直到“文革时期”结束，文学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色彩日益浓厚。为了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绝对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在文艺界推行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像“整风”、“反右倾”运动等，对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整肃，文学翻译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些政治浪潮中去。

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主要根据“政治”和“艺术”这两个标准，对许多译者来说，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加以翻译，政治和思想因素往往是第一位的。由国家机关控制的翻译活动，必须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相符合；来源国、作家以及翻译文本的选择几乎都是由赞助人规定的，译者的主体性与建国前相比，在这一时期被严重削弱，译者的文化地位也随之边缘化。

五十年代初期文艺界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规范。学者查明建在其文章中指出：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多元系统是根据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来判断作品是否“优秀”、“进步”的，即作品在意识形态上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巩固，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诗学规范才是五六十年代世纪的翻译选择标准。

以“优秀”、“进步”命名的翻译选择规范规导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翻译价值取向，从而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基本特点。¹

政治意识形态是文学翻译择取的首要标准，这成为 50-70 年代文学翻译的突出特征。²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作为文学翻译的目的，从而忽视了文学翻译的根本目的之所在。这时期的译作不可避免地经过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过滤与筛选。如果用“政治标准”来衡量的话，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当时看来当然是“进步”的，甚至是典范性的。

¹ 查明建：《意识形态、翻译选择规范与翻译文学形式库——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透视中国五十一—七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外文学》2001 年第 3 期，第 66-67 页。

² 查明建、谢天振：《中国 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 2 月，第 562 页。

因而，建国后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也大多集中在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上。

上一节提到由于历史的原因，战争期间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到了这一时期则有了明显回升。这一时期也是继二三十年代之后，中国译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又一个高潮期。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的作品得到了高度的关注，译介得比较全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为这三位作家出版了三卷本至四卷本的《选集》，这在当时所翻译的外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国家出版部门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首先是被誉为日本无产阶级进步作家的小林多喜二（1903-1933），他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被翻译的最多，也最为全面。1955年3月，楼适夷译的《蟹工船》新版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李克异翻译了小林的中篇小说《党生活者》；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震先译的中篇小说《不在地主》；1958年至1959年间，楼适夷翻译了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安子》；从1958年开始到1965年，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了《小林多喜二小说选》以及《小林多喜二选集》（全三卷）。至此，小林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了中译本。刘振瀛（署名“沉英”）为《选集》写了“前言”，主要介绍了小林的生平与创作，并给予高度评价。

其次是宫本百合子（1916-1951）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1951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沈起予翻译的宫本百合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播州平野》。1958年至1959年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宫本百合子选集》（全四卷），收录了宫本百合子的主要作品。第一卷由萧萧翻译，1958年出版，收录作品有短篇小说《贫穷的人们》、《一九三二年春天》、《乳房》、《午市》、《时时刻刻》、《小祝的一家》、《面貌》等十篇；第二卷由冯淑兰、石坚白翻译，1959年出版，选辑长篇小说《伸子》；第三卷由叔昌、张梦麟翻译，1959年出版，选辑长篇小说《播州平野》与中篇小说《知风草》；第四卷由储元熹翻译，1959年出版，选辑长篇小说《两个院子》。

接着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1899-1958）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较多的译介。主要作品有《没有太阳的街》（1929）、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呵，安息吧》（1947）以及反映战后工农斗争的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第一、二部）（1949-1954）等。1953年12月，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萧萧翻译的《静静的群山》（第一部）；1956年由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再版；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萧萧翻译的《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同年，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克异、王

振仁翻译的小说集《街》；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芒翻译的《没有太阳的街》；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储元熹、林玉波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怎样走上战斗道路的》；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德永直选集》（全四卷）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有李芒、萧萧等，其中第一卷收入了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第二、三卷分别收入《静静的群山》第一、二部，第四卷收入《马》等短篇小说14篇。刘振瀛为该选集撰写了“前言”，对德永直的生平及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现代文学中纪念碑式的作品之一”，该小说和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一起“被称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双璧，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丰一翻译的长篇小说《妻呵，安息吧》。

除上述提到的三位作家之外，此时期所译介的比较重要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还有高仓辉、黑岛传治等。其中，译介的作品主要有：高仓辉的长篇历史小说《箱根风云录》（萧萧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短篇小说《猪的歌》（萧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描写农民苦难生活的长篇小说《农民之歌》及其反映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续篇《狼》（金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芒等翻译的《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收录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风雪西伯利亚》、《电报》、《两分钱》、《猪群》等8篇短篇小说代表作。

勒菲弗尔曾经指出：赞助人时刻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本期的翻译活动不只是译者本人的事，赞助人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选择文学翻译作品的主要标准。由于中国的特殊政治历史背景，本期的文学翻译活动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这形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特征：即文学翻译活动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进行的，译者所翻译的作品必须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

王向远在其著作《翻译文学研究》中，提到这一时期的译本序问题：

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主要是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译本必有序言（这十分必要），但译本序言必以作家生平开头，接下去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指导，无论什么性质的作品，必运用阶级分析的、社会反映论的方法对作品进行分析，常常免不了生搬硬套，方凿圆枘；而对翻译家个人的翻译情况、版本情况等读者关心的问题，却很少涉及。较之20世纪20至40年代，

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甚至反倒有所退步。¹

由此可见，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译者连在译本序言里都很难对作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大多数都只能僵硬地套用当时中国文学评论中普遍流行的苏联式马列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政治术语和表述方式。

虽然本期的翻译文学处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下，译者主体性被削弱，但这一时期的翻译也取得很大成果，而且部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仍难能可贵地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不容忽视的。

（四）“文革时期”（1966-1977年）的译介状况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至1977年底，从时间上看这基本上相当于危害中国十年之久的“文革时期”。这一时期，极“左”思潮气焰嚣张，愈演愈烈，政治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剧，符合翻译选择规范的作品越来越少，中国的文学翻译工作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当时真正作为正面读物被翻译的作品数量很少，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都是为了批判而“内部发行”。“文革”前，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刊物——《世界文学》在“文革”期间被迫停刊，直到1977年才恢复出版，内部发行一年，1978年才正式复刊。此时期，只有内部发行的《摘译》在1953年至1976年间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

从1966到1970年间的“文革”初期，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完全停顿。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小林多喜二的三部作品——《沼尾村》（李德纯译）、《蟹工船》（叶渭渠译）、《在外地主》（李芒译）。除此之外，翻译的选题几乎完全集中于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如1971至1973年间，基于政治上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以及《丰饶之海》四部曲——《天人五衰》、《晓寺》、《奔马》、《春雪》，作为“反面材料·供批判用”的译本在内部出版发行。

1974至1976年，日本文学的译介又出现了三年空白期。直到1977年“四人帮”被推翻之后，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才出现了恢复的迹象。

（五）新时期以后（1978年至今）的译介状况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

¹ 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8卷 翻译文学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27-128页。

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的种种禁锢才被一一打破，终于迎来了文学翻译的春天。但此时期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重心发生转变，主要集中在对日本古典文学、近现代的名家名作、当代的名家名作以及当代流行作家作品的译介，而无产阶级文学不再倍受关注。

这一时期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成果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卞立强重译的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同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徐汲平译的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伤痕》（日汉对照），由杨幸雄、杨国华译注；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在1962年版本基础上增订的《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收录了17篇短篇小说；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洁若翻译的小林多喜二的《防雪林》；198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文学丛书”《小林多喜二小说选》（上下卷），由卞立强等译，其选题、译者与译文基本上是从《小林多喜二选集》三卷本中选出来的，由于新时期后小林多喜二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不再受瞩目，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小说选》可以说是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译介的一个总结，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

步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出现了“复活”的迹象。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日本再度走红，出现了“《蟹工船》热”，这一现象被称为“《蟹工船》现象”或“小林多喜二现象”。该书在日本的再度畅销以及日本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引起了中国出版界的注意。2009年1月，译林出版社重版了著名翻译家叶渭渠于1973年翻译的《蟹工船》。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9年7月推出了秦刚、应杰翻译的《蟹工船（漫画版）》。这部日文版的《漫画蟹工船》是在2006年11月，由白桦文学馆多喜二文库策划编辑、藤生刚作画、由东银座出版社出版的。以此为契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后也掀起了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蟹工船》的研究热潮。

第二章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研究

在绪论部分，已对国内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曾提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本人的研究、对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本人作品的研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本身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接下来，本章将分为两大节，即关于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状况和关于重要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的研究状况，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详细的考察。

第一节 关于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状况

如题所示，本节将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重要作家叶山嘉树、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为例，详细论述三位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一）叶山嘉树的研究状况

叶山嘉树（1894-1945）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原名嘉重，生于福冈县京都郡丰津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自幼酷爱文学。1913年入早稻田大学文科预科学习，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被开除。此后担任过见习水手、临时工和报社记者，生活极不安定，曾因参加工人运动多次被捕。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卖淫妇》、《水泥桶里的一封信》以及长篇小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后者被公认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对小林多喜二、黑岛传治等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压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向低谷，叶山嘉树于1934年初结束了在东京的创作生活。晚年赴中国东北地区从事农业移民活动。日本战败后，1945年在归国途中因脑溢血去世。

叶山嘉树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在中国的研究却显得极其冷淡。中国知网上能搜集到的期刊论文及硕博论文不足10篇，其中硕士论文仅有1篇，研究专著就更不用说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叶山本人的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局限性、“转向”问题、创作活动的研究；二是对其作品的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对短篇小说《卖淫妇》、《水泥桶里的一封信》以及长篇小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的研究上，而《卖淫妇》相对后两篇研究更少。

下面将这些论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一列出，对其研究内容及观点等进行详细分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网上共有 3 篇关于叶山的研究论文。首先是辽宁大学王凌教授的《叶山嘉树和他的〈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作者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叶山嘉树的生平以及创作历程，描述了作品《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的创作背景、故事情节等，认为这部作品“无论从它所反映的生活规模，或就起挖掘的主体深度，以及它在艺术上的成就都达到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作者还指出了这部作品最重要的意义：

当工人运动深受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影响的情况下，叶山的《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能如此鲜明地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上，真实的反映生活，歌颂工人阶级的觉醒、团结和斗争，并对关系到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命题，形象地作了明确的解答。¹

文章中，作者还对叶山在艺术创作上的表现手法以及作品的语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语言所取得的成功，说明叶山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在文章最后，作者较为客观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之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例如：

在思想上，由于时代和世界观的局限，只写了工人阶级朴素自发的斗争，未能指出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争取解放的道路。在艺术上，作品结构个别地方尚不够紧密；故事情节发展也稍嫌迟缓；对反面人物船长、大副残暴本性内心虚弱揭的不深等等。²

但总的来说，作者认为作品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瑕不掩瑜，是无损于这部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叶山及其作品的赞赏之情。

接着是李芒的《论叶山嘉树》，于 1984 年发表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第 5 期上。在这篇论文中，李芒对叶山嘉树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他认为这部作品无论是从发表时间之早、主题和题材之新、还是从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高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算是里程碑式的名著，并且开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先河。作品中所描写的工人阶级首次登上了日本文坛，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部伟大的作品还促发了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蟹工船》的诞生，

¹ 王凌：《叶山嘉树和他的〈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外国文学研究》1981 年第 2 期，第 43 页。

² 同上，第 118 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这部作品“奠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开辟了蹊径”。作者认为叶山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卖淫妇》、《水泥桶里的一封信》这三部作品，运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从三个方面——饿死、累死或伤残致死、坐牢，描绘了一幅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图，既形象又深刻，读起来惊心动魄，发人深思。文章最后指出，由于叶山并非共产党员，思想上未受过严格的锻炼，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下“转向”了，晚年除了上述提到的三部作品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好作品，作者认为这与叶山未能恪守初志有着重要的关系。总体来说，李芒对叶山嘉树的评价还是非常客观真实的。

继《叶山嘉树和他的〈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之后，王凌教授又于1986年在《日本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心有灵犀一点通——评叶山嘉树和小林多喜二的信》一文。文中，作者首次译介了1929年1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两位著名作家叶山嘉树和小林多喜二交换的两封信。通过对两位作家主要作品的分析，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叶山嘉树和小林多喜二当时虽然分别属于两个对立的文艺派别，但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而这种相通的心灵，又基于过去相似的生活斗争经历以及共同的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献身精神。就是这些产生了强大的力量使他们能摆脱世俗观念，超越宗派主义的羁绊。

但仅仅通过两封信件就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让人难以信服，如果能对这方面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大量细致的考察分析，那么由此得出来的结论才会更具说服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仅有一篇关于叶山研究的论文，即1998年刘光宇发表在《外国问题研究》第4期上的《叶山嘉树创作简论》。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首先对叶山嘉树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接着围绕《卖淫妇》、《水泥桶里的一封信》以及《生活在海上的人们》这三部作品对叶山的创作活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卖淫妇》这篇小说运用第一人称，心理描写细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自然主义倾向；而《水泥桶里的一封信》采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艺术上独具特色；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对《生活在海上的人们》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认为作品成功塑造了藤原、波田等人物形象，对叶山的写作笔调、作品的色调、景物描写以及语言方面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之处，如结构安排稍嫌松散，情节发展过于缓慢，人物对话有时冗长等。作者最后对叶山的创作活动所做的总结可谓是言简意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大致可以1934年离开东京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数量

多，思想性、战斗性强，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后期作品，思想情调比较消沉，数量也显著减少。

二十一世纪后，国内对叶山的研究好像稍微热了起来。仅有的一篇硕士论文《从〈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看叶山嘉树的无产阶级思想》（作者乌兰，吉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于2008年4月发表。作者在文中指出目前中国对叶山嘉树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研究仍显得并不充分，特别是对其无产阶级思想局限性的研究基本没有得到展开。论文仔细剖析了作品中主要人物藤原、波田以及小仓三人的无产阶级思想，继而考察了其中表现出来的叶山嘉树的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局限性。作者认为藤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代表，同时也是叶山嘉树的理想化身，藤原的形象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叶山嘉树的革命意志和无产阶级思想；波田也是叶山嘉树的分身，这二人的无产阶级思想便是作家无产阶级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而小仓在藤原的不断教育下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但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叶山嘉树无产阶级思想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一面。作者指出，小说中的劳动者虽然希望摆脱痛苦生活而寻求解放，但是他们的斗争目标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根本不触及境遇改善的问题，更没有涉及到政治地位等根本性问题。从叶山嘉树的实际斗争经验可以看出作家本人的思想和斗争实践也存在这方面的局限性。而叶山嘉树的“转向”以及“转向”后的所作所为都与他革命意志的薄弱和思想上的局限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否认这部作品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009年，张敏生发表了《俯首于现实 解脱于虚无——评〈水泥桶里的一封信〉》（《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此文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松户与三的处境、与三与女工的信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三读完信后的反应这三个方面，仔细剖析了松户与三的人物形象，并进而挖掘了小说中所隐含的深刻主题。作者认为《水泥桶里的一封信》这部作品篇幅虽短，但构思巧妙，故事中套有故事，内涵深刻。

2010年有两篇论文发表，其中一篇是由方阳翻译的、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的浅田隆教授的《〈叶山嘉树日记〉中的“转向”印痕》一文，发表在《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上。文中，浅田隆教授对历时14年之久、体系庞大且内容纷杂的《叶山嘉树日记》按照不同时期政治立场或战争倾向进行了归类，并作出相关诠释，对诸要素进行放大并相互联系，对叶山嘉树受战争影响、在“转向”与人道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精神轨迹进行了辨析，体现了日本学者一贯的实证主义作风。

另一篇是王真的《叶山嘉树〈水泥桶里的一封信〉的深层寓意——以女工的信为中心》（《经营管理者》2010年第13期）。此论文以叶山前期作品《水泥桶里的一封信》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女工信的内涵，从女工信自身的矛盾性及该信带来的影响两大方面分析文本，挖掘隐含在作品内部的深层寓意。作者认为这部作品虽然描写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现状，但却并不像前期《生活在海上的人们》那样尖锐，此作品虽是叶山的早期作品，但却带有明显的妥协痕迹。

对以上论文进行归纳总结之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国内学者早已认识到叶山嘉树作为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者与先驱者之一，其作品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但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对叶山嘉树的研究还很不全面，视角也不够宽泛，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汗颜。关于叶山作品的艺术特色、以及对后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影响等方面，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小林多喜二的研究状况

小林多喜二（1903-1933），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生于日本秋田县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四岁时随家人一同迁移到北海道小樽，从小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小学毕业后在伯父的资助下就读小樽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就职于北海道拓殖银行，后因《不在地主》的发表被银行解雇。1930年移居东京专心创作。1933年2月20日，在街头进行地下联络工作时，被叛徒出卖，遭特高警察逮捕，终被严刑拷打致死。主要作品有：《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不在地主》、《为党生活的人》等。

小林多喜二被杀害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纷纷解囊募捐，同时鲁迅还给小林的家属用日文发了一封“唁电”——《闻小林同志之死》，体现了中日左翼文学运动的亲密关系。悼词指出：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¹

¹ 原文为：日本と支那との大衆はもとより兄弟である。資産階級は大衆を騙し、其の血で界を描いた、又描き

根据中国知网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之前，中国关于小林多喜二的研究论文有20余篇，这些文章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对作家生平与创作方面的研究，包括前后期创作所受的影响、创作的主要特征及意义等；二是对作家文学思想及理论方面的研究，包括文学主张、文艺思想、文学追求等；三是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主要有《为党生活的人》、《防雪林》、《母亲》，还有一篇是将小林的《腊月》与老舍的《月牙儿》进行比较，但却没有专门关于《蟹工船》的研究性论文，只是在一部分论文中有所提及。

卞立强曾于1979年重新翻译了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在1983年他还翻译了日本学者手冢英孝的著作《小林多喜二传》，可以说是小林多喜二文学的研究专家，他对小林及其作品的评价是极具代表性的。因此，本文从20余篇论文中抽取了他的两篇文章来探求二十世纪之前中国对小林的研究情况。

1960年，《文学评论》杂志第3期发表了他写的关于小林多喜二的研究论文《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文章对小林多喜二给予了高度评价，作者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小林多喜二是日本无产阶级伟大的战士和作家。他无限忠诚于日本无产阶级和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这一事业与敌人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流尽了自己最后的一滴血。文章分析了小林及其作品所体现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国际主义，肯定了小林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所做的工作及其国际影响力。作者在文中指出中国从介绍小林多喜二的开始，就对小林的作品作了极其正确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小林多喜二文学的价值，而不是在他的作品中吹毛求疵地寻找这个或那个次要的缺点。作者还分析了当时中国进步文学界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下仍然积极译介小林多喜二及日本其他无产阶级作家作品的原因，认为这是由当时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左翼文学界及广大人民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决定。

另一篇是《试论小林多喜二创作的主要特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5期）。文章首先对小林多喜二如何在内外因的作用下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进行了解读，接着抽取小林在1928年之后的主要作品如《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转型期的人们》等进行分析，将作品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小林“这一时期的作品深刻地触及到日本现实社会的本质和最主要

つつある。并し無産階級と其の先駆達は血でそれを洗って居る。同志小林の死は、其の実証の一だ。我々は知って居る。我々は忘れない。我々は堅く同志小林の血路に沿って、前進し握手するのだ。最初发表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1933年第4、5期合刊。

的矛盾”；二是“小林多喜二的晚期作品并不仅限于反映日本现实社会的真实和揭示其本质的矛盾，而且还充分表达了工农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屈服于现实、勇敢地起来斗争的意志，描写了二十年代日本人民英勇斗争的壮丽图景”；三是“他在揭示日本现实的本质矛盾和表达日本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行动时，决不是如某些日本文艺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说他只是通过公式化概念化的‘社会科学的图解’式的叙述，相反在他绝大部分的作品中，都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塑造了无数的典型人物来表达作品的积极主题内容”。

作者在文章结尾指出：小林多喜二的创作相当丰富，他的艺术特色当然不止限于这三点，但仅从这三点看，就可以肯定地说“小林的作品揭露了日本社会的基本矛盾，塑造了时代分子的英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希望和愿望”。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小林多喜二的研究文章共有14篇发表，其中七十年代3篇，八十年代11篇。在此，有必要提及张朝柯的《小林多喜二对典型化的认识和实践》（《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这篇文章对《蟹工船》的创作特点做出了客观评价，重要的是首次提及《蟹工船》的不足之处，即这部作品中只有集体形象，没有个人形象。此外，1982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小说选》，刘振瀛在“译本序”中对《蟹工船》进行了中肯的介绍及评价。

步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日本“小林多喜二现象”或“《蟹工船》现象”的出现，小林多喜二的研究热也随之升温，并影响到中国。国内关于小林多喜二研究的论文骤然增多，研究状况明显发生变化。中国知网上搜集到的论文约25篇，其中包括3篇硕士学位论文。大部分论文是关于作品《蟹工船》的研究，主要是结合经济危机及日本国内经济体制等，来分析“《蟹工船》现象”或“小林多喜二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所造成的影响、启示等。

下面以3篇硕士学位论文为例来分析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之后对小林多喜二的研究状况。

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王妮娜的硕士论文《〈母亲〉与〈为党生活者〉共性中的民族审美话语——无产阶级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与传承》，将高尔基的《母亲》与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者》置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下，尤为关注了遮蔽在两部作品共性特征下的民族文化精神差异、以及两部作品在文学表述中截然相异的民族审美话语。作者认为：透过无产阶级文学的共性特征，《母亲》与《为党生活者》的魅力和感染力在于他们对民族审美传统的潜在暗合和对传统文学思维模

式的合理借用；此外，从两者在影响和接受的关系上也看出，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文学形式，它也必然会遵循文学艺术传播和接受的演进通律——文学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

2007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陈凌凯的硕士论文以《论〈蟹工船〉里的人物形象》为题，主要对《蟹工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剖析。作者将人物形象分为三类：一是属于劳动者阶层的人物形象，这部分劳动者因为各种因素走向了联合斗争同时论述了其手法；二是处于劳动者阶层对立面的作为敌人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形象及手法；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作者称之为中间阵营的一部分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立场较为模糊不定。论文旨在通过论述，阐明文本在作为全文基调的“联合斗争”这一主题下实际上的人物特性及其阵营构成。

2008年，东北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韩玲玲的硕士论文《20世纪初日本社会的缩影——重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文章第一、二章分别对《蟹工船》的创作背景、作品内容展开了具体的考察和分析，第三章主要从三个方面集中探讨了《蟹工船》的文学价值及其历史影响：一是《蟹工船》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二是《蟹工船》与中国左翼文学；三是《蟹工船》的时代意义。作者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经典之作对于中国左翼文学的再评价乃至世界文学的重新认识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日文系的潘世圣教授在《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近年日本“小林多喜二现象”考察》，详细考察了近年日本社会出现的“小林多喜二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大大超出文学范畴，成为一个跨越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社会文化现象”。文章的内容提要指出，引起小林多喜二文学的爆发式复活的诸多原因是：

源于其作品《蟹工船》激荡通篇的苦难纪录、对非人道强势群体的抗争、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对未来的朦胧期待，契合了目前日本社会、特别是“新贫困”人群的复杂情绪。这一现象可以使我们重新反思日本优秀普罗文学的道德意义和普世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在经历了80多年的洗礼与磨砺后，穿越历史时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再次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未来，中

国学术界应该以迄今为止对小林多喜二的研究为契机，对小林多喜二文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大范围的研究。同时，我们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国内关于小林多喜二的研究专著能够问世。

（三）宫本百合子的研究状况

宫本百合子（1899-1951），日本著名无产阶级作家。本姓中条，生于东京，出身于上层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时代喜爱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的作品。1916年发表小说《贫穷的人们》即以天才的少女蜚声文坛。1927年至1930年间旅居苏联，深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1930年回国后加入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1931年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并加入日本共产党。1932年与宫本显治结婚。先后五次被捕入狱，但仍坚持文学创作。二战结束后，百合子参加创立新日本文学会的工作，作为领导者活跃在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最前线。1951年1月21日去世。主要作品有人生三部曲——《伸子》、《两个院子》、《路标》，以及《播州平原》等。

目前，日本学术界已从各个角度对宫本百合子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论文自不必说，单是作为单行本发行出版的研究著书已有几十本。主要有：正本君子的『宫本百合子 自我形成への軌跡』（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2005年）、伊豆利彦等的『いまに生きる宮本百合子』（新日本出版社，2004年9月）、岩渊宏子等的『宫本百合子の时空』（翰林书房，2001年6月）、佐藤静夫的『宫本百合子と同時代の文学』（本泉社，2001年5月）、宫本显治的『宫本百合子追想』（株式会社日本图书中心，1990年1月）和『宫本百合子の世界』（新日本出版社，1963年2月）、岛为男的『宫本百合子』（樱枫社，1976月）、本多秋五的『宫本百合子研究』（新潮社，1957年）等。2006年4月日本文学研究杂志《国文学解释与鉴赏》第71卷4号上发表了关于宫本百合子研究的特集『宫本百合子の新しさ』（至文堂，2006年4月），其中里面涉及到的作家论主要有渡边澄子的『百合子と反戦・平和』、沼泽和子的『百合子と家、家族』、岩渊宏子的『百合子とセクシュアリティ』、冈野幸江的『百合子と女性文化』等；作品论主要有水田宗子的『「二つの庭」と終わりなき旅』、铃木正和的『「舗道」の可能性』、羽矢みずきの『「播州平野」論』、小林裕子的『風知草』等。

如上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关于百合子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在中国，虽然宫本百合子的多数作品已经被翻译过来，但是相对于日本的研究成果来讲，中国对宫本

百合子的研究还比较少，当前对于百合子战后作品的研究则更少。由于目前相关的研究专著尚未出现，因此关于宫本百合子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期刊论文方面。中国知网的统计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国内关于宫本百合子的研究论文约35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有10篇，2011年3篇、2010年1篇、2009年2篇、2008年1篇、2007年3篇。研究者们以一部或多部作品为研究对象来展开研究，宫本百合子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涉及到了。如人生三部曲《伸子》、《两个院子》、《道标》、以及《贫穷的人们》、《午市》、《播州平野》、《知风草》等。其中，长篇小说《伸子》最受研究者的青睐。

下面以这10篇硕士论文为例来考察中国对宫本百合子的研究现状。

这10篇论文中，通过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有4篇。第一篇是2007年四川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罗鹏的硕士学位论文《女性的自觉——女性主义批评与宫本百合子的〈伸子〉》，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对作品《伸子》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进行了剖析，从而发掘百合子对父权制的批判，揭示作品的女性主义内涵。与此同时，作者联系百合子的实际生活，还思考了其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

第二篇是2007年山东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彭旭的硕士论文《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宫本百合子文学》，这篇论文以百合子的早期代表作《伸子》等为中心，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从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对社会性别文化结构的反抗、对性爱的认识、母性问题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来重新解读宫本百合子的文学，并试图阐明百合子文学中突出的女性主义文学特色，揭示其文学的先进性和超时代性。

第三篇是2010年湖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王延红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从〈十三夜〉与〈伸子〉看女性意识的觉醒》，此论文选取了以女性离婚为主题的小说，即樋口一叶的《十三夜》和宫本百合子的《伸子》为研究对象，探讨作品反映的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时期约30年间日本女性意识的觉醒，作者从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新的视角对《十三夜》和《伸子》中表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进行了研究。

第四篇是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徐蓓蓓的硕士学位论文《伸子的成长——关于宫本百合子三部曲的主人公》，作者站在传统的女性解放角度，用新兴的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以伸子和素子之间的关系为主轴，从主人公对理想化的家庭构成和“爱”的追求过程等方面，就该三部曲来探讨主人公伸子的成长过程。

研究作品所体现的文学思想的有1篇。2009年黑龙江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陈昱彤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宫本百合子的文学思想》，从女性自我意识、对社会性别结构差异的反抗、爱情观等方面来解读百合子的众多作品，以此分析百合子对女性问题方

面的独到见解。

研究女性自立思想的有1篇。2009年吉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乔宇芳的硕士学位论文《从〈伸子〉看宫本百合子的女性自立思想》，以百合子的初期代表作《伸子》为考察对象，在分析伸子与母亲、伸子与丈夫、伸子与素子等主要人物关系的基础上，对从中所体现出的伸子即宫本百合子的女性自立思想的萌芽、成立及深化进行论述。

研究自我解放意识的1篇。2008年辽宁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于海鹏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突破人生的自我解放意识——以宫本百合子的“人生三部曲”为中心》，以宫本百合子的人生三部曲——《伸子》、《两个院子》、《道标》为中心展开分析，围绕女主人公伸子，对三部曲中自我解放意识的表现以及宫本百合子的自我表现意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作者认为这三部作品凭借其真实性和连续性，生动地再现了百合子当时的状况，体现了百合子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充分地显示了宫本思想转变的过程和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作者指出百合子的自我解放意识是贯穿这三部作品的主线，这种意识产生了《伸子》时期的女性解放、《两个院子》时期的过渡与成长、以及《道标》时期的人生目标的明确，而这些不同形式的衍生都是百合子自我解放意识的表现。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解说作品的有1篇。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李明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社会性别角度解读〈伸子〉》，从性支配及社会性别角度，来解读伸子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当时传统家庭束缚下伸子所表现出的新女性的形象。

当然也有将中日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的。如2011年河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韩烨的硕士学位论文《宫本百合子与丁玲前期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比较》，以宫本百合子的《贫穷的人们》、《午市》、《伸子》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阿毛姑娘》六部作品为主要对象，通过典型人物，来分析两个作家在女性观、阶级意识、自我解放思想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形成原因。

除此之外，有1篇是通过分析百合子的战后代表作《播州平野》和《风知草》，来研究百合子的反战意识。2011年辽宁师范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李娜的硕士学位论文《宫本百合子的反战意识——以〈播州平野〉和〈知风草〉为中心》。论文首先分析了宫本百合子的生平以及其战后代表作《播州平野》和《风知草》，从而来提出百合子的反战意识，接着对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寻子和重吉的亲身经历和坚决的信念的描写，来强调百合子的反战意识。作者认为百合子的反战意识形成的原因首先是和当

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可以说这10篇硕士论文大致可以覆盖其他论文的论述角度及主要观点，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对宫本百合子及其作品研究的动向及趋势。

第二节 关于重要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的研究状况

上一节分析的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叶山嘉树、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及其作品的研究状况，本节将要论述的是中国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重要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的研究情况，之所以以青野季吉、藏原惟人为例，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对中国左翼文学影响最直接、也最深刻。

（一）青野季吉的研究状况

青野季吉（1890-1961），日本文艺评论家。生于新潟县佐渡岛一破产地主兼商人家庭。1915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系。同年供职于读卖新闻社，后因反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而辞职。后来相继在大正日日新闻社、国际通讯社等任翻译与记者。1922年，发表文艺评论《心灵的灭亡》，开始了他评论家的生涯。同年和市川正一等创办《无产阶级》杂志，还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此后以《播种人》、《文艺战线》为舞台，展开活跃的理论批评活动，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初期的理论指导者。他的《“调查”的艺术》、《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等文章，对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造成很大的影响。后来随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的分裂，1927年6月与藏原惟人等成立劳农艺术家联盟，半年后藏原惟人等退出，成立前卫艺术家同盟，1928年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即“纳普”成立后，与“纳普”一直保持对立状态。1938年因“人民战线”事件被捕，第二年保释出狱。日本战败后，再度从事文艺批评活动，有《现代文学论》等著作出版。1946年参加日本笔会的重建工作，1951年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1952年任《社会新闻》社社长兼总编辑。1961年去世。

接下来要分析的是青野季吉及其理论思想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中国知网的统计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对青野季吉的研究还比较少，相关论文仅5篇。研究的视角也基本上集中在青野季吉的文艺观及其重要理论如“目的意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青野曾在《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1926）、《再论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1927）两篇文章中，展开对“目的意识论”的集中论述。他认为：

“即使没有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也会产生无产阶级文学”，“但这是自

然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学，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必须是在无产阶级文学中，灌注以社会主义的（真正全无产阶级的）目的意识的东西。换言之，必须批评、整理自然发生的混入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各种思想体系，——事实证明，其中有资产阶级的，有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有中世纪的——还要组织趋向社会主义的意识”。¹

其实，青野提出的“目的意识论”是把列宁的《怎么办》特别是第二章《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应用于文学理论领域。列宁要求把群众性的自发性提高到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其途径就是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从外部灌输给工人群众。

张富贵的《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详细考察了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对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的影响，认为两人理论的共同背景是福本主义。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哲学通过福本——青野——李初梨的传播线路在对日本和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生影响的过程中，由于其各接受主体及其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了一定变化”。作者认为这其中突出表现为“对知识者在无产阶级目的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对同路人文学的价值确定上，而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上又都存在着共同的偏差”。文中指出，“李初梨接受列宁、福本的影响，强调革命的知识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目的意识’的注入者”；而青野在自己的“目的意识论”中并没有像福本、李初梨那样，提到这种目的意识的植入者的阶级身份、明言知识阶级的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在对待同路人的问题上，受福本主义的影响，青野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中也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看作主要敌人；而“李初梨从福本和青野那里接受了同一种观点，又受到中共党内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也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

靳明全在其《胡风对青野季吉的超越》（《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胡风文论之所以在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这与他学习青野的文论有关，更重要的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超越了青野：青野主张文艺的鼓动性和阶级性，胡风关于文艺鼓动性的理论与青野文论是一致的。但胡风理论侧重于作者，青野文论侧重于读者，两者略有不同。胡风的文艺阶级性理论，在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同时还强调作家的个性，是对青野文论的继承与超越。胡风接受青野的“外在的批评”论，主要

¹ 陈秋帆译：《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鲁迅和日本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0年1月，第17-18页。

是强调文艺的社会性方面。而胡风效法鲁迅，是他在继承青野文论之际超越青野的关键所在。胡风接受了青野的“目的意识论”，但超越了青野。胡风不仅仅以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来构建自己的文艺理论，他还着重考虑了文艺的特性和自律性（相对的独立性）。而不是像青野那样仅强调作家的先进理论的掌握和文艺的阶级属性及战斗性。文章最后指出：胡风对青野的这种超越，也是对左联前期文艺理论的主导趋向的一种“叛逆”和修正。

靳明全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论青野季吉与胡风在普罗文艺运动中的贡献及命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中，对青野季吉与胡风的文论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者对日中普罗文艺运动均作出了较大贡献；两者在普罗文艺运动深入发展中均遭到了厄运，作者还总结了造成这种厄运的历史客观因素，并认为从两者的共性中，能够总结出日中普罗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当中国的“革命文学”作家们正热心效仿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时，也有人始终保持清醒与理智，用自己独特的眼光来审视日本文坛。虽然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当时受到中国左翼文学界的热切关注，但正如张峻峰、陈朝辉的《鲁迅与青野季吉》（《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鲁迅当时并没有受潮流驱动，他所关注的不是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而是其关于普罗文学的“新形式论”，并由此在“革命文学”等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正确的借鉴和认识。鲁迅这种对青野文论有所取舍的借鉴，在当时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对于青野季吉和他的“目的意识论”，中国有学者认为青野季吉通过运用列宁的理论，“企图把无产阶级自发的文学提高到自觉的阶段，动机是好的；但他的理论不够周严，有很明显的欠缺，这就招致了误解和非难”¹，“像青野季吉这样强调目的意识，或者说强调纯化文艺阵营的意识，这在实践上必然会导致统一组织的分裂”²。而对于“目的意识论”理论本身所存在的缺陷，有观点指出它

“过分强调了文艺上的阶级性，……它忽视了各阶级的共同美感，没有合理地强调文学的自律性，没有有机地统一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总之它在文艺上没有消化地套用了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所阐述自然成长性的、目的意识性的政治理论，机械地将阶级意识置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心位置，带有观念的、主观的偏激，在这里不难看出受其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的

¹ 刘柏青：《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 1921-1934》，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第41页。

² 同上，第42页。

影响”。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青野季吉及其理论作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合理的。虽然青野的理论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但我们无法否认青野季吉在努力探索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及历史作用。他为确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基础方面确实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理论在日本近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在平林初之辅理论的基础之上，对其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展，而且藏原惟人的后来的一些理论观点也是在青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二）藏原惟人的研究状况

藏原惟人（1902-1991），日本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生于东京一知识分子家庭。1920至1923年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学习。毕业后，于1925年以《都新闻》特派员身份去苏联。翌年回国，正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加入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普罗艺”），投身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发表文艺评论与翻译作品引起人们注意。后来“普罗艺”分裂，藏原加入新建立的工农艺术家联盟（“劳艺”）。随后“劳艺”又发生分裂，藏原等人另组成前卫艺术家同盟（“前艺”）。1928年3月25日，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成立，藏原惟人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曾在《战旗》创刊号上发表《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也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1929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1年曾倡导革命文艺界的大联合，改组“纳普”，建立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考普”）。1932年被捕入狱，1940年因病保释出狱。战后积极参与重建日共的活动，先后被选为日共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中央委员会文化部长、日共政治局委员等职，还同宫本百合子等人一起建立“新日本文学会”，领导并开展民主主义文学运动。1991年去世，一生著述颇为丰富，撰写了许多优秀论文，还翻译了许多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

中国对藏原惟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理论方面，尤其是新写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中国知网上，关于藏原惟人的相关研究论文不足10篇，其中有的是专门论述，而有的只不过是时有提及。除此之外，在研究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相关著作中会有部分章节涉及到藏原惟人的理论，如艾晓明著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林伟民著

¹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3月，第436页。

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陈红旗著的《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等。

1928年5月，藏原惟人在“纳普”机关刊物《战旗》创刊号上发表《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提出“纳普”的作家必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作家，“用前卫的眼”来观察和反映现实，他们的创作方法是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不同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这篇文章最先由太阳社成员林伯修译成中文，以《到新写实主义之路》为题，于1928年7月发表在《太阳月刊》停刊号上。文中，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两个概念是通用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即新写实主义的写作原则被确定为：“第一，用普罗列塔利亚前卫的眼观察世界；第二，用严正的写实者的态度描写出来。”¹1929年8月，为了回应平林初之辅的质疑，藏原惟人又发表了《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篇文章由之本译，发表在1930年1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创刊号上。

接下来将以国内的两篇代表性论文为例，来详细分析藏原及其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王志松的《“藏原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梳理了中国左翼文坛在接受“藏原理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解，并分析了造成这些不同理解的原因，考察了“藏原理论”对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影响。文中主要考察了中国左翼文学界对藏原的新写实主义与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接受、以及在接受过程中鲁迅和冯雪峰对“藏原理论”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关于新写实主义理论的接受，作者指出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在接受“藏原理论”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向性解释”，通过“新写实主义”的介绍虽然解决了一些创作方法上的问题，但他们着力突出理论中阶级性、政治性的一个侧面，而有意排斥了有关艺术性方面的一些思考。作者认为鲁迅虽然没有翻译过一篇藏原的文章，但他翻译的一些苏俄文论和小说却译自藏原的日译本，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用藏原的观点。因此，可以说鲁迅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介绍“藏原理论”。从某种意义上看，鲁迅从翻译《文艺政策》入手，进而着力介绍卢纳卡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比起同期介绍者们直接翻译藏原著作来其实更为本质地把握住“藏原理论”。文章最后指出，“藏原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所呈现出的复杂状况，决不单是由于接受者的角度不同引起的，也是由于其理论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可以任由接受者从不同的方向解释。

¹ 藏原惟人著、之本译：《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新写实主义论文集》，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初版，第33页。

吴国群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新写实主义”》（《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一文，作者将太阳社引进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理论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之为“带病的接穗”，作者认为：

他（指藏原）的新写实主义本身是一个难以统一的二元对立的命题。尽管藏原在政治上反对左倾福本主义，在文学上坚持批判主观主义，复归现实主义，重视真实性和艺术性，但又始终未能跳出拉普的理论框架，以至于不能不在自己的创作方法中强行加入范畴不一的哲学认识方法和政治功利观念，从而使自己这种包含两个矛盾命题的新写实主义论蕴含了向两个不同方向引申的可能性。

本文同意作者的这种观点。但作者接下来提到：

事实证明，1930年后向左倾激进方向演变的藏原本人所发展的正是新写实主义两个矛盾命题中的观念论命题，以至于把自己领导的普罗文艺团体“纳普”干脆变成了政治组织“克普”（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终于导致了他本人及全体领导成员的被捕和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退潮和瓦解。

本文认为作者所持的这种观点未免有点绝对化。这让人禁不住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退潮和瓦解与藏原理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难道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正是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导致了“克普”的被捕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瓦解吗？其实事实并非如作者之见。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瓦解，存在着许多其他客观因素。如日本当局的高压政策、福本主义理论思想的影响等。至于藏原的理论活动，它确实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成败有密切的联系，如果真要追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退潮和瓦解与藏原理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的话，那么藏原理论最多只不过是造成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退潮和瓦解的因素之一罢了。

日本有学者曾这样评价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对于近代文学的评价确实有不充分的地方，但在当时还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的。它把青野的‘目的意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崭新的阶级观点出发，提倡了现实主义，给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带来了强

大的影响和鼓舞。例如，小林多喜二的《1928年3月15日》以后的优秀小说，都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¹

关于新写实主义，中国的研究者们似乎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藏原惟人对“新写实主义”提出的两个命题是矛盾的，是悖论。其他类似的论文还有王智慧的《福本和夫主义、新写实主义之于中国“革命文学”》（《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靳明全的《论蒋光慈与藏原惟人之“转向”》（《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等。此外，关于太阳社对藏原惟人理论（特别是“新写实主义”）的接受和借鉴将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进行详细论述。

¹ [日]中村新太郎著，卞立强、俊子译：《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月，第351页。

第三章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受日本文学的影响之深，关于这一点郭沫若早在1928年就颇为自豪地说：“中国的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¹此话不无道理。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共同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受到了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很大影响。

1928年11月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兴起后不久，沈起予就陈述过这一事实：中国文坛的大部分，是由几个日本留学生支配着的事实，老早就没有人否定的。一直到现在，普罗艺术挺身起来，这个现象还莫有变更。……中国的普罗艺术运动，与日本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²胡秋原也曾指出：

“中国近年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文学的潮流，那源流并不是从北方的俄罗斯来的，而是从同文的日本来的。……在中国突然勃发的革命文艺，那模特儿完全是日本。所以，实际上说起来，中国的革命文学可以看作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支流。”³

暂且不论这两种说法是否恰当，但所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造成影响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本章将分为两大节来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做一分析，第一节是从文学团体反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第二节将重点考察近几年在日本出现的“《蟹工船》现象”，并分析这一现象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第一节 从文学团体反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内政局发生很大的变动，当时中苏断交，关于苏联的文学信息大多经由日本这个媒介传入中国，因此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左翼文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深刻。日本无产阶级阵营的福本和夫、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人的理论观念对中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倡导“革命文学”的主要文学团体——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理论资源大都来源于此，而不是直接来自苏联。在本节中，本文将研究

¹ 麦克昂：《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1928年5月1日，1卷11期，第3页。

² 沈起予：《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怎样经过它的运动过程》，收入吴宏聪等编：《创造社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³ 转引自陈漱渝：《日本近代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2期，第136页。

的考察点放在受影响一方——即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将研究的重点也放在受影响者身上，以此来反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一）后期创造社对“福本主义”的接受和认同

福本主义，指的是日共领导人福本和夫的思想理论。福本和夫(1894-1983)，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从1921年3月开始，以文部省派遣的研究员的身份，到德、法等欧洲诸国留学，专攻马克思主义。1924年9月归国后，面临重建日本共产党的任务，他在共产党解党后的机关杂志《马克思主义》上，陆续发表一系列论文，发起对山川均¹的抨击与批判。通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和论战，福本主义在批判山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福本主义来源于列宁的《怎么办》，它将列宁关于党内思想斗争的原则机械地搬到日本。它的两个重要口号是“意识斗争”与“分离结合”，追求纯粹的阶级意识，主张“通过理论斗争来纯化和集结先锋队”，因此统一之前必须进行分离，要大力进行理论斗争。福本主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把异化理论看作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第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思想革命”理论的形成；第四，“分裂结合”的组织理论。²实际上，福本和夫的“分离结合论”，事实上只有“分离”而没有“结合”，给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带来极大的影响，最终导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分裂。

1927年7月，苏联《真理报》刊登了《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即《一九二七年纲领》，对福本主义和山川主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同年12月，日共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表示接受《一九二七年纲领》，接着在全国发动了对福本主义和山川主义的清算。其实，藏原惟人早在10月份就将此纲领的主要内容译成日文，以《共产国际对于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批判》为题，发表在1927年10月号的《文艺战线》上。虽然福本主义受到批判和清算，但福本主义对日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仍然产生影响。

后期创造社成员留日期间，正值福本主义左倾路线的盛行期，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福本主义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随着后期创造社成员的陆续回国，也波及到

¹ 山川均，1922年参与创立日本共产党，发表《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一文，主张无产政党联合。1923年鼓吹取消主义，未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宣布取消日本共产党，成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在日共建立初期，以他为代表的思想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² [日]斋藤敏康著、刘平译：《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了中国。众所周知，创造社前期是注重自我表现，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的。1927年底，随着后期创造社的部分骨干成员如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从日本回国，他们发起“革命文学”论争，是创造社后期发生剧变的标志。他们反对创造社与鲁迅合作，决定停止恢复《创造周报》，并在1928年改出新刊《文化批判》。他们将分裂论争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成功经验在中国进行推广。

李初梨是后期创造社同人倡导革命文学的代表，他在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兴起过程中曾一度占据理论权威的地位。福本主义对后期创造社的影响，也集中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形成明显与福本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初梨曾就“革命文学”论争写了五篇论文，分别是：《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1928年2月15日）、《一封公开信的回答》（1928年3月15日）、《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1928年4月15日）、《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1928年9月15日）、《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1929年1月10日）。接下来，本文将主要以这五篇论文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李初梨主动接受了福本主义的哪些影响。

福本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曾指出：“中国无产者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也是后来慢慢地发达起来的，并且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合二为一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逐渐进行的。”¹福本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程度，认为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已经接近尾声。而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充分发展到成熟的阶段的，它们将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没落而没落。因此，福本主义提出无产阶级转换方向的斗争，意指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

而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国际形势等方面，李初梨借用福本的观点，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一文中指出：

中国革命的顶重要的特点，除了他内在的特殊性而外，是在它抬头于国际资本主义急激地没落的今日；它的目的，不特是社会的一部分的改良，而是全社会构成的变革。所以，中国的革命，应当而且必然地，由政治经济的斗争，扩大到意识的斗争。现实地，这种斗争已经开始了。

¹ 转引自斋藤敏康著、刘平译：《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明显可以看出，李初梨这种所谓的“激烈没落论”来源于福本和夫。在李初梨看来，资本主义的没落，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抬头和小资产阶级的没落。

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国际形势等判断有误，这也导致了李初梨对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分析的片面性。李初梨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说：

本来中国的革命，是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所以在革命的初期，它有许多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一定限度的，以后革命的发展，超过了他们的限度以外，于是他们首先脱离战线而与革命对立起来。以后革命再往下发展，尤其是土地革命底扩大和深入，又使得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恐怖起来而开始第二的逃亡。

他还认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其实不过是一种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底特殊形态。”可以说后期创造社成员对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的分析，在理论逻辑上与福本主义是非常一致的。

福本主义强调组织之间的“理论斗争”，李初梨表示将自己在《文化批评》上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权且作一个‘理论斗争’的开始”¹。之后他在回答钱杏邨的公开信时指出：“我觉得在我们无产文艺阵营里面，‘理论斗争’是刻不容缓的一件急务。”²

为了完成文学革命的“方向转换”、必须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必然性”的任务而斗争，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就确定斗争的主力 and 组织时提出了所应采取的两个原则，其一为：“假若他真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关于第二个原则，他继续指出：“不过，仅是这样还不够。（中略）所以，第二步，他就应该把他把握着的理论，与他的实践统一起来。”可以明显看出，李初梨从福本和夫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样的革命斗争的原则方面，简直与福本的思想如出一辙。

¹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2月15日，第2号，第20页。

² 李初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文化批判》1928年3月15日，第3号，第120页。

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提到的“目的意识论”，就是青野季吉将福本主义的理论运用到文学领域，也可以说是福本主义开始向文艺界渗透。李初梨将青野的“目的意识论”运用到中国，并写下了同名文章《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将是否具有“目的意识”作为区分无产阶级文学和非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志，因此，他们开始在文坛上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进行清理和批评，最终导致对鲁迅、茅盾等人发起错误的批判。

当然福本主义不单单是对李初梨一人产生了影响，它对其他创造社成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成仿吾、郭沫若等人。福本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辩证法，成仿吾就说：“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它将给你以正当的指导，示你以必胜的战术。”¹福本主义强调政治方向的转换，郭沫若就说自己在“五卅”工潮前后“把方向转变了”²。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一下。福本主义在1927年7月开始受到共产国际和日共的批判，但为什么福本主义仍会在1928年之后对中国左翼文坛产生影响呢？莫非是创造社的留日成员由于回国刚好错过了日本国内对福本主义的清算，而把它当做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成功经验带回到中国吗？凭创造社当时对日本左翼文坛的关注程度来看，他们对福本主义被清算这一情况不可能一概不知。中国有学者已经对这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究其原因，除了日共对福本批判展开较晚且批判不彻底，未能深入到文艺战线的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就是“左联”和它以后的数十年间，福本主义“理论斗争”的观念并没有消失，中国党内和文艺界内部始终是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看成是党和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无论延安时期还是新中国建国以后。这恐怕与中国本土有着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潮赖以滋生的土壤有密切关系。³

本文认为，如果一种理论从一个国家被移植到另外一个国家，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产生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理论需求程度。之所以福本主义能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尚处于初期，理论相对比较贫乏，理论需求方面存在着很大的补给空间，因此倡导者们

¹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1卷9期，第7页。

² 麦克昂：《文学革命至回顾》，《文艺讲座》1930年4月10日，第1册，第86页。

³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72页。

不得不去借鉴别国的经验，福本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再者，由于后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在留日期间，有的本身就亲身经历并参与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因此他们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界的“左”倾思想氛围肯定深有体会。虽然福本主义被批判，但他们对福本主义的认同感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改变，依然在执着地追随着。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山田清三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本主义的弊端，认为：

“福本主义存在着致命的谬误。福本主义的理论斗争——所谓批判的方法，完全是观念性的。它不去分析日本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具体的任务和历史赋予的解决方案，而是从随意的观念出发。它忘记努力去理解现实的关系，而仅仅埋头于理论原则的发展和运用。另外，福本主义只对纯粹性的意识方面过分地强调，在阶级斗争中偏重知识分子而忽视劳动者阶级的领导权，招致和群众的隔离。‘分离结合’的理论，机械地把各种群众组织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群众组织分裂合理化。”¹

以上分别就“激烈没落论”、“分离结合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辩证法等方面展开了论述，简要分析了以李初梨为首的后创造社成员对福本主义的接受。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以李初梨为首的后创造社成员对福本主义持有高度的认同感，以主动接受为前提，他们将福本主义理论运用到了中国。郭沫若曾说过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而日本文坛的害毒也就尽量流到中国来了”。²福本主义的“害毒”——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就这样流到了中国，盘旋在中国左翼文坛的上空。

（二）太阳社对藏原惟人理论的接受和借鉴

如果说后期创造社成员主要受到福本主义影响的话，那么太阳社则主要受到了藏原惟人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新写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在本文第二章第二节对藏原惟人在中国的研究情况进行分析时，曾论及过新写实主义理论。

藏原关于新写实主义理论的描述，集中体现在《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1928年5月）、《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1929年8月）等论文中。第一篇文章最先由太阳社成员林伯修译介到中国，以《到新写实主义之路》为题，发表在1928

¹ [日]山田清三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史》（下），东京：理论社，1996年9月，第109-110页。

² 麦克昂：《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1928年5月1日，1卷11期，第3页。

年7月《太阳月刊》停刊号上；第二篇论文由之本译，发表在1930年1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创刊号上。经过太阳社成员的系统介绍，新写实主义理论超越了国界，对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一文中，藏原谈及了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旧写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及其局限性；二是新写实主义的特点；三是新写实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关系。《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一文，主要是针对平林初之辅指出写实主义是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相游离这一观点进行回应，这篇文章又加入了新的内容，比如强调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关于描写复杂个性及心理的要求等。

藏原惟人提出新写实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无产阶级文学表现中存在的一些自然主义倾向，它们没有过多地触及到社会问题，而仅仅是将事物的现象描绘出来，不能通过对现象的分析而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对此他提出“明确的阶级的观点”与前卫的“眼”；另一方面是针对无产阶级文学内部所存在的福本主义的“左”倾思潮，从而强调“对于现实的客观的态度”和严正写实的手法。

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对太阳社成员林伯修、蒋光慈、钱杏邨等人都产生了很深影响。1929年8月，太阳社的首领蒋光慈到日本养病，9月他与当时在东京学习的楼适夷、冯先章、森堡等人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部，10月份他还先后两次拜访了藏原惟人，当面讨论了文学问题。这些直接的交流接触进一步促进了太阳社与日本“纳普”以及与藏原惟人之间的联系。藏原的很多理论著作都是经过太阳社系统介绍到中国的。太阳社后来出版的《拓荒丛书》中收入的之本译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基本上囊括了藏原关于新写实主义的大部分文章。

1929年3月，林伯修发表了《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第12期），文中郑重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建设问题。林伯修主义到初期普罗文学的各种各样的毛病，他以新写实主义作为治疗这些病症的良药。

太阳社的文学批评家钱杏邨在1930年出版的《怎样研究新兴文学》一书中，参考了藏原惟人的论著高达九种。钱杏邨认为“新写实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战斗艺术！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种武器！”¹针对普罗文学存在着题材狭隘、“标语口号”、缺乏艺术性等不良倾向，茅盾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文进行批评，从而引起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批判。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几个具体问题》中，大段引用了藏原的《再论新写实主义》中的话对茅盾进行批驳：

¹ 钱杏邨：《新兴文艺与中国（及其他）》，《阿英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页。

“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和像这样表面的写实主义根本是不同的。它是拿着观察现实的方法。所谓这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把这社会向怎样的方法前进，认识在这社会上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偶然的这事教导我们。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依据这方法，看出从这复杂无穷的社会现象中本质的东西，而从它必然的进行着的那方向的观点来描写着它。”¹

鲁迅针对钱杏邨与茅盾的论战，讽刺钱杏邨说：“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²

其实，藏原惟人在《再论新写实主义》中确实强调了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但同时也注意到了作品的艺术性。藏原指出：“如果没有生动的人物描写，不可能有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辩证唯物法以及运用社会学的历史唯物论决不抹煞个性的存在和意义。”³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钱杏邨注重对唯物辩证法的强调，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藏原强调文学艺术性的一面，对茅盾提出的缺乏艺术性的批判只字不谈，采取了回避态度。显而易见，新写实主义对钱杏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曼曼在《关于新写实主义》（《拓荒者》1930年5月第1卷第4、5期合刊）中的话，可以说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左翼文学界对新写实主义的接受情况。他在文中指出，藏原的理论，除了布尔乔亚文艺理论的代表者茅盾和反映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陈勺水的有意曲解以外，像在日本一样，大抵都是朝着这个方向阔步走的。⁴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对于新写实主义理论，在中国不只是像钱杏邨等人那样的全盘接受和照搬，也有个别人对藏原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的。例如曼曼在他的文章《关于新写实主义》中，表示不同意藏原所说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应该包括心理描写这一说法。他拿出日本贵司山治的《普罗列塔利亚大众文学作法》的观点对此进行了批驳：“藏原惟人氏当提倡新写实主义之际，说什么新意味的心理主义的复活。这为着解决根本的问题是很好的，但是现在要是力说这样的主张，结局现实地有使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带很浓的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的色彩的危險。”曼曼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要完全渗入一定的广大群众之中的我们新写实主义，决不能容有原则的新心理主义，或很厚的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的面影的烦琐的周密的描写法！”

¹ 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

² 鲁迅：《我们要批评家》，《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

³ 藏原惟人著、之本译：《再论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拓荒者》，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

⁴ 转引自张大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革命文学（上）》，《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第174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太阳社成员在接受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侧重性，他们只注重强调了“用普罗列塔利亚前卫的眼观察世界”，而有意忽略了“用严正的写实者的态度描写出来”，而且将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等同起来，更多地接受了藏原理论中的“左”的方面。

虽然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成员们在吸收和借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时，没有辨别清楚其中的是非良莠，无法避免地会出现了许多失误之处，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媒介及桥梁作用，才使得传播得以进行，他们的贡献不可小觑。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仅仅受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其实它同时还受到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它的整个发生与发展，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思潮息息相关，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中“列夫派”、“岗位派”、“拉普”等的思想理论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等问题，已经在中国取得了比较可观的研究成果。另外，由于受论文论述范围及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再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节 “《蟹工船》现象”考察

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最初于1929年发表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刊物《战旗》5、6月号上，同年9月出版单行本，随即引起整个日本文坛的瞩目。据说战旗社出版的单行本，虽遭到禁止发行，但在大约半年的时间仍卖了三万五千部。¹这部作品没有设立特定的主人公，整个故事集中在渔船“博光号”的渔工与监工浅川的斗争上，主要讲述了生活在日本社会底层的一群失业工人、破产农民、贫苦学生和十四五岁的少年，被骗受雇于蟹工船，在非人的环境下被强迫从事繁重的捕蟹及加工罐头的劳役，受尽欺诈和压迫，遭遇各种折磨和虐待，苦苦挣扎之后，终于他们忍无可忍，团结起来，与监工们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抗争活动。这部小说真实地描写了渔工们由分散到团结，由落后到觉悟，由不满、反抗到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的过程。这部作品以蟹工船为舞台，通过船上各阶级代表人物，巧妙地将蟹工船同整个日本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密切联系起来，生动展现了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蟹工船》为小林多喜二赢得了世界声誉，原作出版的第二年即被译成中文，小林还特意为中译本作序。同时，俄、法、英译本也相继出版，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称颂，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¹ [日]中村新太郎著，卞立强、俊子译：《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月，第357页。

目前,《蟹工船》在中国有以下几种译本:1、1930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潘念之译;2、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楼适夷译;3、197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叶渭渠译,此版本于2009年1月又由译林出版社重版;4、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秦刚、应杰译的《蟹工船(漫画版)》。叶渭渠于1973年翻译的版本,还被节选为北京市中学语文第十册的课文。

其实,在《蟹工船》的中译本出版之前,夏衍就已经于1930年1月10日以“若沁”为笔名,在《拓荒者》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蟹工船〉》一文,整体评价了《蟹工船》的文章结构及地位。文章说:“假使有人问:最近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回答:就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作者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文末强调指出:“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荐:《蟹工船》是一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接着,王任叔于在《现代小说》第四期1930年1月号上发表了《小林多喜二底〈蟹工船〉》,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及《蟹工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这两篇文章都对《蟹工船》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对其不足之处只字未提。

以上是对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的一些简单介绍。接下来将重点考察近几年在日本出现的“《蟹工船》现象”。

在考察“《蟹工船》现象”时,“白桦文学馆·多喜二图书馆”功不可没。在小林多喜二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白桦文学馆的馆长佐野力,为了纪念自己的校友小林,于2003年7月设立了“白桦文学馆·多喜二图书馆”,积极致力于小林多喜二文学的普及和推动工作。在白桦文学馆的组织推动下,小林多喜二国际研讨会分别于2003年11月(日本)、2004年8月(日本)、2005年11月(中国)、2008年9月(英国)召开。除此之外,该文库编辑、出版或资助出版关于小林多喜二的特选图书多达十数册。可以说历次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和相关图书的出版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小林多喜二研究成果的结晶。与此同时,这也为2008年出现的“《蟹工船》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005年11月12至13日,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由河北大学与“白桦文学馆·多喜二图书馆”合办的“小林多喜二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河北大学召开,这也是“小林多喜二国际研讨会”首次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召开,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小林多喜二文学中的反战、和平以及国际主义的文学精神”,来自国内外的15所著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80余人汇聚一堂,热情探讨小林多喜二的人生与文学,架起中日文学研究的新桥梁,同时也为小林多喜二文学的研究开拓出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会后,白桦文学馆以“小林多喜二文学在中国:大地新生”为标题出版了论

文集。2006年，白桦文学馆与河北大学共同举办了“中国小林多喜二研究有奖征文”活动，所征集的13篇论文中有3篇以《蟹工船》为题。

2006年11月，东银座出版社出版了《漫画蟹工船》，阅读对象以大学生和年轻的劳动者为主，此书出版后销量很高，短时期内一再重版，发行数量达到16000多册。2008年1月9日，日本作家高桥源一郎和雨宫处凛的对谈——《贫富差异的社会：2008年的希望在何处》，刊登在《每日新闻》东京本社朝刊文化版上。雨宫处凛在对谈中指出：现在日本众多年轻人的艰难处境与小林多喜二在《蟹工船》中描绘的蟹工们的悲惨生活极为相似。东京上野一家书店的一个名叫长谷川仁美自由打工者，深受雨宫的启发，她在书店里竖起“‘ワーキングプア’必读！”¹的广告牌，推销《蟹工船》，成功引发二十一世纪之后《蟹工船》的销售及出版热潮。

以此为契机，《蟹工船》逐渐开始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日本各大书店里，《蟹工船》被摆在显眼的位置，销量迅速增加。除上面提到的《每日新闻》之外，日本各大知名报纸如《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以及包括NHK（日本广播协会）、富士电视台等在内的各大电视媒体，分别报道了《蟹工船》在80年后重新复活流行的现象。随着媒体的报道和宣传，《蟹工船》很快风靡日本，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蟹工船》现象”或“小林多喜二现象”。2008年底，“蟹工船”及“蟹工”（“穷忙”的替代语），被评为日本的年度流行语；由导演SABU执导、松田龙平、西岛秀俊、山村聪等主演的电影《蟹工船》也于2009年夏公映。“《蟹工船》现象”不仅在日本火爆起来，同时也波及到世界范围。

2008年9月，为纪念小林多喜二逝世75周年，白桦文学馆与小樽商科大学协办的“小林多喜二国际研讨会”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从小林多喜二的视点看身体·地域·产业”，来自日、中、韩、美、德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围绕“女性——身体与媒介”、“身体与权力”、“地域和殖民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大众文学”、“群众与斗争”、“殖民地时代的韩国”、“劳动与教育”、“多喜二与电影”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又广泛的讨论。

众所周知，战后的日本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数十年间，《蟹工船》基本上是一部被人们遗忘的文学作品。为何时隔80年之久，它又在2008年突然流行起来呢？这也是日本国内外学者们议论的焦点。

《蟹工船（漫画版）》的译者之一应杰，在《书城》2010年第2期上发表了《〈蟹

¹ “ワーキングプア”：英文为 working poor，中文可译为“新穷人”、“贫困劳动者”等。

工船》：一部未完的小说》一文。作者认为《蟹工船》的走红，是作品未完性的待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重新集结，更不意味着它会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兆，它仅是那群“生活不稳定的劳动者”找不到代言人时的某种逆向集体发声。

本文认为，“《蟹工船》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蟹工船》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逐年减少正式员工的雇用，取而代之的是临时工等。尤其是日本于1999年通过的《劳动者派遣法》和2004年3月，在小泉纯一郎当政期间，通过的《劳动者派遣法修正案》，使非正式就业规模迅速扩大。而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工人們的生存状况的恶化。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日本进入了“格差社会”，所谓的“新穷人”、“自由打工者”、“生活不稳定阶层”随之出现，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掉进了赤贫的深渊；

其二：这些“新穷人”的呼声无处诉求，《蟹工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作品中的“蟹工”们的悲惨遭遇刚好同他们的不容乐观的生活现状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处境相同，甚至比蟹工们还要不幸，而在如今的社会，他们不可能像《蟹工船》中的蟹工们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因此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只能从《蟹工船》中寻找心灵上的共鸣和情感上的慰藉；

其三：《蟹工船》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经典之作，本身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品主题的深刻性，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作品的真实性以及小林倾注在文字间的情感，使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使得众多的年轻读者读完小说后感同身受，仿佛自己正置身于《蟹工船》的世界中。其实，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除小林多喜二之外，有其他作家也写下了不少不朽的名著，如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但为什么时隔80多年，走红的只是小林多喜二和他的《蟹工船》，而不是小林的其他作品如《为党生活的人》呢？我们只要想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得知部分答案；

其四：《蟹工船》的迅速走红，影响范围甚至波及到全世界，本文认为这与出版社、电视媒体等的大肆宣传是分不开的，其中不排除某些书商或媒体有借机炒作推销的可能性。他们将号称政治性很强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用大众喜爱的漫画、电影等方式表现出来，这更符合年轻读者的审美心理及需求。不用说，与单纯的文字相比，图文并茂、声文并茂的漫画、电影等则更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更受大众的青睞。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们不能将日本近几年出现的“《蟹工船》现象”或“小林多

喜二现象”简单地理解为日本无产阶级的重新崛起，这一现象的产生表面上看是好像是突发的，实则不然。这并非是偶然的、突发的、没有任何征兆的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复杂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豆瓣读书网上中国网友们对《蟹工船》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网友们发布的这些评论文章或是心得体会体现了“《蟹工船》现象”对中国读者所产生的影响。

一位名为moby (hotel)的网友在其书评中指出：

也许我们曾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中国、在革命已经式微的今天谈论“革命”是一种奢侈、无奈甚至讽刺。而在日本、在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却暗涌着一股“赤色”的思潮。被奉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圣经”的《蟹工船》在八十年后重获追捧，小说再版、加印，电影版、漫画版、舞台版纷至沓来，入选2008年日本十大流行语。有趣的是，热心拥趸中不乏被认为是冷漠、自私、一切无所谓的日本的80、90后。小林多喜二笔下的“博光丸”在新世纪的光与影中复活，这是日本式“红色文艺”的怀旧翻新，还是流行文化的匆匆过往？是历史的善意巧合还是意料外的情理之中？或许只能从船舷边的咸味海风中寻求答案。¹

本文非常认同此网友的观点。“《蟹工船》现象”是“昙花一现”、还是经久不息？谁也不能对此妄下结论，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网友们还从《蟹工船》联系到中国当前社会的现实状况。如网友“肥鱼叔”在其评论中指出：

这也不得不到现在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不得不说国内的有些制度的不健全和有些公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许多的不公，我们不断从报上看到黑矿里有无良老板，只为赚钱而让许多辛苦打工的务工人员由于种种事故造成的悲剧，也有看到无论在国内的大小城市，由于制度不健全，有些人工工资会被拖欠，社会福利没有保障的状况也很多。所以说，“蟹工船”上描写的那些不公和压迫，现在还是存在的。当然现在再来谈阶级斗争很不适宜，但是我真的希望能够看到国内的工会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的健全是迫在眉睫

¹ “豆瓣读书”评论：《我想：青春是不朽的》<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59382/>

的。有劳动既有应有所得，也是社会和谐的标准之一。¹

网友“青藤”认为：

如果说这一本《蟹工船》真正的魅力何在？我觉得就在于它用形象的故事道出了真理。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公平、开放的市场，资本的竞争也不断加剧。满腹怨气的小白领或者实习生们或许能从中看到资本主义丑恶的本质，以泄心中的不满，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企业的老板们恐怕应该从中吸取些教训，收敛气焰，更人性化的对待下属们……²

时隔80余年，《蟹工船》依然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热捧，若小林多喜二泉下有知，想必会无比高兴吧。但我们不能随便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时代又重现了。其实，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都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得到了80后、90后年轻人的高度认同，徘徊、迷茫的他们每天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压迫，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生活得不到保障，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可以说《蟹工船》作为新时代的一面镜子，依然在审视着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重新阅读经典，或多或少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蟹工船》现象”是对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社会现象敲响了警钟，这使我们要更多地去深入思考当下所处的社会现实，重新反思无产阶级文学的价值。

¹ “豆瓣读书”评论：《从〈蟹工船〉想到的中国目前的劳动制度的不断完善》<http://book.douban.com/review/2598376/>

² “豆瓣读书”评论：《于无声处听惊雷——评人民社新版〈蟹工船〉》<http://book.douban.com/review/2455677/>

结语

本论文运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方法，并借助相关文献资料来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1921-1934）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课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文中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情况、以及对中国的影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接下来对全文的脉络及思路做一下回顾和总结。

第一章主要详细考察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第一节详细梳理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既得成就；第二节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细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具体论述，用较多的笔墨考察了二三十年代（1920-1936年）和“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这两个译介高潮期的译介状况。二三十年代（1920-1936年），中国重点译介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有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人，译介的作家主要有叶山嘉树、平林泰子、林芙美子、林房雄、中野重治等人。“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是继二三十年代之后，中国译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又一个高潮期。此时期重点译介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等人的作品，译介得相对比较全面。从整体上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呈阶段性特征。

第二章分两大节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第一节是关于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状况，主要以叶山嘉树、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三位作家为例；第二节是关于重要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的研究状况，主要以青野季吉、藏原惟人两位文论家为例，分析了他们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第三章分析研究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其中，第一节是从文学团体反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分为两小节，分别是（一）后期创造社对“福本主义”的接受和认同；（二）太阳社对藏原惟人理论的接受和借鉴。其中，第一小节简要分析了以李初梨为首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福本主义的“激烈没落论”、“分离结合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辩证法等方面的接受；第二小节考察了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对太阳社成员林伯修、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的影响。第二节是对近几年在日本出现的《蟹工船》现象进行了考察，并分析这一现象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在论文接近尾声之际，有必要反思一下论文的不足之处。其实在论文定题之初，笔者已想象到研究这一课题肯定充满着复杂性与艰巨性，写作过程自然是充满挑战和压力。如果将这个题目写成一篇博士论文甚至是一本书，也许更能充分地展开分析和论述。例如在第三章第一节——从文学团体反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中，

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全面论述福本主义在其他方面对李初梨及其他创造社作家的影响、以及藏原惟人的其他理论对太阳社成员的影响，在此深感遗憾。同时也深感能力和知识有限，论文肯定会有不尽人意之处。另外，研究方法也存在不足之处，本文仅是通过影响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这一课题，倘若再结合平行研究的方法，或许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共性问题。我们永远无法身临其境，其实接受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具复杂性与多变性。虽不能做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无论怎样，笔者已经尽心竭力。

总之，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与接受关系的研究，必将有益于我们反思中国左翼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和问题。比如文学与阶级、革命、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外来理论，即外来理论的本土化问题等。近几年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出现“复活”的迹象，让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并非所有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都必然缺乏文学品质。“《蟹工船》现象”的出现，让我们借此去反思曾经在日本及中国兴盛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及其命运，重新审视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必然性和它潜在的普世价值。接下来无产阶级文学又将对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研究专著：

- [1][日]川西政明：『新・日本文壇史 第4卷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人々』。岩波書店，2011年。
- [2][日]棚沢健：『だから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勉誠出版，2010年。
- [3][日]平野謙、蔵原惟人等：『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大系』全9卷，日本三一書房，1968-1969年。
- [4][日]浦西和彦：『新・プロレタリア文学精選集』全20卷。ゆまに書房，2004年。
- [5][日]山田清三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史》（下），东京：理论社，1996年。
- [6][日]中村新太郎著，卞立强、俊子译：《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 [7]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
London : Routledge,1992.
- [8]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9]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1923-1933》。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 [10]陈秋帆译：《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鲁迅和日本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印，1980年。
- [11]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2]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 [13]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14]刘柏青：《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1921-1934》。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
- [15]钱杏邨：《阿英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6]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17]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五卷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银川：宁夏出版社，2007年。
- [18]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 翻译文学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19]吴宏聪等：《创造社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 [20]严绍盪、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 [21]杨义主编、周发祥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 [22]杨义主编、赵稀方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 [23]叶琳、吕斌、汪丽影：《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 [24]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 [25]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期刊论文：

- [1][日]浅田隆：《〈叶山嘉树日记〉中的“转向”印痕》，《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
- [2][日]藏原惟人：《再论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拓荒者》1930年1月第1卷第1期。
- [3][日]斋藤敏康：《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 [4]卞立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 [5]卞立强：《试论小林多喜二创作的主要特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5期。
- [6]陈漱渝：《日本近代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2期。
- [7]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1卷9期。
- [8]丁瑞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理论建构与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第2期。
- [9]何欢：《浅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历程》，《才智》2009年第19期。

- [10]霍艳：《苦苦寻求光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 [11]靳明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 [12]靳明全：《胡风对青野季吉的超越》，《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 [13]靳明全：《论青野季吉与胡风在普罗文艺运动中的贡献及命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 [14]靳明全：《1928年中国革命文学兴起的日本观照》，《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 [15]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2月15日第2号。
- [16]李初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文化批判》1928年3月15日第3号。
- [17]李芒：《论叶山嘉树》，《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5期。
- [18]刘柏青：《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 [19]刘光宇：《叶山嘉树创作简论》，《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第4期。
- [20]刘静：《论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 [21]鲁迅：《我们要批评家》，《萌芽月刊》1930年4月1日第1卷第4期。
- [22]麦克昂：《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1928年5月1日1卷11期。
- [23]麦克昂：《文学革命至回顾》，《文艺讲座》1930年4月10日第1册。
- [24]孟庆枢：《谈小林多喜二〈蟹工船〉的“复活”》，《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
- [25]潘世圣：《近年日本“小林多喜二现象”考察》，《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 [26]平献明：《略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
- [27]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拓荒者》1930年1月第1卷第1期。
- [28]唐月梅：《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日本学刊》1991年第5期。
- [29]王凌：《心有灵犀一点通——评叶山嘉树和小林多喜二的信》，《日本研究》1986年第2期。
- [30]王凌：《叶山嘉树和他的〈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

第 2 期。

- [31]王真：《叶山嘉树〈水泥桶里的一封信〉》的深层寓意——以女工的信为中心，《经营管理者》2010 年第 13 期。
- [32]王志松：《“藏原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 年第 3 期。
- [33]吴国群：《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新写实主义”》，《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4 期。
- [34]徐美燕：《日本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影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 [35]徐瑞岳、李程骅：《试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道路》，《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4 期。
- [36]应杰：《〈蟹工船〉：一部未完的小说》，《书城》2010 年第 2 期。
- [37]查明建：《意识形态、翻译选择规范与翻译文学形式库——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透视中国五十一—七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外文学》2001 年第 3 期。
- [38]张大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革命文学(上)》，《新文学史料》1998 年第 3 期。
- [39]张朝柯：《小林多喜二对典型化的认识和实践》，《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6 期。
- [40]张富贵：《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 年第 2 期。
- [41]张峻峰、陈朝辉：《鲁迅与青野季吉》，《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 [42]张敏生：《俯首于现实 解脱于虚无——评〈水泥桶里的一封信〉》，《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硕士论文：

- [1]陈凌凯：《论〈蟹工船〉里的人物形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 5 月。
- [2]陈昱彤：《论宫本百合子的文学思想》，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 6 月。
- [3]韩玲玲：《20 世纪初日本社会的缩影——重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 5 月。

- [4]韩焯:《宫本百合子与丁玲前期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比较》,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5月。
- [5]李明:《从社会性别角度解读〈伸子〉》,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2月。
- [6]李娜:《宫本百合子的反战意识——以〈播州平野〉和〈知风草〉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5月。
- [7]罗鹏:《女性的自觉——女性主义批评与宫本百合子的〈伸子〉》,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4月。
- [8]彭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宫本百合子文学》,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4月。
- [9]乔宇芳:《从〈伸子〉看宫本百合子女性自立思想》,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6月。
- [10]王妮娜:《〈母亲〉与〈为党生活者〉共性中的民族审美话语——无产阶级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与传承》,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
- [11]王延红:《从〈十三夜〉与〈伸子〉看女性意识的觉醒》,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
- [12]乌兰:《从〈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看叶山嘉树的无产阶级思想》,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4月。
- [13]徐蓓蓓:《伸子的成长——关于宫本百合子三部曲的主人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5月。
- [14]于海鹏:《突破人生的自我解放意识——以宫本百合子的“人生三部曲”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

网络资源:

- [1]“豆瓣读书”评论:《我想:青春是不朽的》<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59382/>
- [2]“豆瓣读书”评论:《从〈蟹工船〉想到的中国目前的劳动制度的不断完善》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598376/>
- [3]“豆瓣读书”评论:《于无声处听惊雷——评人民社新版〈蟹工船〉》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455677/>